西園聞見錄

西園聞見錄卷之八十三目錄 外編

兵部三十二

戡定

前言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兵部三十二

戡定

前言

余子俊曰自古盜賊稱亂常恃地險以爲巢穴譬之山居虎豹澤萃龍蛇理之常也惟是官府得人制御有道小有萌動卽禁捕之不使蔓延庶免大患今靑羊山賊首惡凶黨旣以成擒必須械送京師獻俘闕下明正典刑以昭國家大法但招收脅從男婦約計不下二千餘人勢難覊縻速宜區處爲今之計欲遷置平地則慮無養贍之資而官給之糧殊非久長之策欲處之故地則仍有險阻可恃而根株不拔難免將來之虞愚謂宜請綸音令差給事中會同新任巡撫都御史王應鵬親歷玆山遍覽形勢凡舊日盜賊盤結岩谷嶄巖去處可以刊木通道削險

爲夷即便選委強幹官員起集丁夫豁山斬木務使道路縱橫人馬可以通往則收降之人仍令依山便業居住編爲甲伍照舊納糧當差庶幾易于安定斯爲得策若果山險難闢前項脅從黨與不可復令入山恐貽他日之患則當審量地方廣狹踏勘田土多寡相擇高平原阜建置官府以爲防禦大則設一千戶所小則立二三巡檢司控扼要害長年戍守以爲百年無事之計若可設千戶所則恃山間徵糧田地計畝從寬起科給與該所官軍依山屯種即將附近衛所屯田抵免酌量數目略如井田之制分授收降人戶每人田若干隨處安插耕種俾爲永遠世業官司仍量行賑貸以爲廬舍牛種之資若爲巡檢司則將附近州縣民間拋棄地土分給耕種不許徵糧起科若一處不給則撥置各縣地方造冊編管仍以山間田地召募有力無田之人僉充該司弓兵兩項區處似有可行然因時制宜可否裁度又在勅使撫臣從長區畫

上請定奪又該州縣近山居民邇年以來被賊殘害重遭軍旅所經室廬焚蕩田業荒蕪流離失所誠可哀矜宜勅令撫臣亟發倉廩及時賑

請仍行州縣暫免差徭加意存恤則人人感悅他方可保無虞矣

曾汴疏曰竊見遼東守臣奏報遼陽軍士變狀及兵部覆議經略事宜反覆思惟無任驚愕近覩兵部先後覆題則不免于懲噎廢食之過也國家大鎮凡七而叛者五豈有撫鎮皆不肖哉蓋姑息之弊滋而偏重之勢成也呂經奉命拊循不能宣布德威迺重法厚斂以肇釁端罪誠不可辭然巡撫者天子所命大吏也自軍士視之則亦有冠履首足之分即其舉措少乖而國家紀綱法度固森不可亂迺今驅逼而拘繫之無異小吏然甚至鼓衆閉關呼譟稱叛此可謂非罪乎兵部迺過懲于大同之故遂不復爲國家長久之慮不待勘報即懸斷而遙議之夫巡撫越牆而被繫都司本軍士所逼逐而拘置之也則曰畏法懼罪意有所待鼓衆呼譟擅閉城門罪迹已彰也則曰噭噭哀求原無他意至于欲免查屯田則與免查欲更置巡撫則與更置庇其罪而深爲之辭惟其意而莫之或逆于撫臣則厚文周內惟懼弗伸于軍士則曲隱旁飾惟懼弗恕失輕重之倫忘久大之患長驕悍之氣滋邊境之憂計非所

以爲安也竊以爲今日之事異于大同亦遠矣夫大同之所以敢行叛亂者其事有六高城深池以守則固一也多積厚聚餉饋不匱二也隆冬沍寒我兵不耐三也鼠伏親藩庇同城社四也外鄰強虜急可奔援五也積慝稔惡累叛無懲六也夫賊有此六恃而我又以不習之兵寡謀之將臨之此賊之所以怙終爲叛而我之所以師久無功也遼陽遠在廣寧三百餘里邊臣節鉞士馬精銳厚餉積芻堅甲利器悉在廣寧遼陽僅一副總兵分守之地有兵不過五千芻糧印給遠在城外城池高廣僅半大同附近諸夷則東爲朝鮮北爲朵顏海西毛憐諸衛皆國家冠帶効順之國歲時稱貢之臣非若北夷強黠無忌世爲中國仇盜者比也夫外無強虜之援內復鮮親藩之庇大同六恃無一有者也是故閉門呼譟而終不敢有他者非誠有所畏懼蓋自量其力也陛下重于舉事思與天下休息不過一傳檄而定耳夫重抑士卒則挑釁速禍將激目前之變偏罪撫臣則傷體損威將貽久大之憂臣愚以爲自今以後遼東諸臣復有奏報事狀陛下宜鎭之以靜曠然視之待以無事

一若邊境常報悉付巡按御史從公體勘長慮周謀聽其廉實悉委以
聞陛下權其事變觀其時利徐圖而平議之罪在巡撫則罪巡撫罪在
軍士則罪軍士兵部不得遇事姑息遙斷是非曲爲低昂偏右軍士重
抑撫臣令其名分乖舛法典隳廢如此匪惟足以安反側之心抑且足
以全國家之體旬日之內軍士不款伏而請罪者臣不信矣又何必如
兵部張皇損威而後爲安也

張居正與□□□書曰羅旁之役初意但恐宿寇初除根株未盡姑少
遲建設以俟人心之定會新司馬以此爲言遂從再議近來彼中人來
皆言此地在四府之中素稱沃壤與廣右邊徼不同且遠近之民願受
廛者衆不設官建治何以統之以是知再議之爲迂謬也今既經理有
緒竣竢大疏至即屬銓部選除矣但聞願附籍者多係遠縣之民其中
或有來歷不明流浪無根或賊黨詭名僞姓若但務招徠不加審別蘭
棘並植狼羊同餉將衍爲昔日之羅旁矣竊以四府隣近之人亦自有
就招者彼風土既習版籍有據環數百里之內封壤相接遷徙爲難且

彼素被賊患茹苦日久今畀之以沃土與之以安樂亦所以賞之也其中給賦務從輕省法令不宜煩苛使人懷定居遠邇爭赴數年之後可盡化爲樂國矣夫勘亂非難已亂爲難當此重開再闢之時卽宜爲長治久安之計惟高明擇焉

申公時行曰兵防難減啗長難馭此粵西大病根所由來漸矣曩時每有大征卽議善後往往增兵戍守兵皆坐食不惟糧餉多糜且呼噪易起先年平樂之變近日大峒之變使地方昔患猺獞今復患兵此一病也先是撫台及司道將官多係閩產閩中無賴多投充哨長狐假狼貪恣睢刻剝令人不敢言而敢怒此又一病也因病而藥在一調劑間耳有缺必補之必以土著有犯必懲懲必以不復用諸戍可省者省之田可墾以贍兵者墾之衛所武弁擇其可用者以次振拔之或亦可以救弊也

又曰播州之役么麽小醜安敢怒臂而當車轍惟在事者多方激之奪有撩虎狼而不反噬者假令勘處之後以無事鎮之何至徵兵轉餉暴

骨流血騷動三省搶攘數年而後定乎朝鮮之事旣以敗倭衆復王京還所鹵掠則天朝所以保全屬國恩旣渥矣至于思患預防謹守封域此自屬國之事中國不宜爲之設官戍守竭海內之力以殉之此夙來謀國者之誤也

又曰鄭卒以三人正法而赦其餘聖明威惠並行反側計已安定第閩往時治郡者好摧折衛所官軍積憤有年緣事而發第以平心視之軍民皆赤子武職皆王臣吾當官有法待人有禮卽蠻貊可行況中土哉

王文肅公與任正宇御史書曰法行之後恐反側子尙有一番危疑嚴霜膏雨不妨並用朱參將以銖黍惜費失兵心今爲官吏事則可爲兵報讎則不可來教云安衆心全將體已先得我同心矣

又與柯立臺御史書曰米帥一事僕平心看來武夫原無志略彼新官入境譬之乳貓爲羣鼠震怖唯唯自全則有之今必欲坐以倡亂誅死之刑而絕彌縫補過之路是驅之爲亂也又古亂軍撫勦全在呼吸之間絕無可事後誅求反伏粘滯者今朝廷旣已明布大信縱有遺奸自

難一一爬搔其因事而斃者旣稱因事矣又可露章發撫治之本情以疑之于反側乎其未斃而欲求其事者旣欲離之于本事之外矣又可明言其人人當斃使撫治他人以本事斃之乎以他事斃之乎此我之械盡暴于外而彼之猜愈有詞于我何公等之未深思也今少年之論但語三千個毛軍可倉卒調動爲用者可以盡誅不知除此三千軍之外鄭陽更有幾千軍可倉卒調動爲用者又謂堂堂撫治豈怯此一二凶狡不知未發之奸猶可以措手足若已用之械則明日盡成芻狗豈可以造次也凡着棋甚易下着甚難今其事正類此矣

又與葉龍堂總督書曰大議革封則宣大又爲戰場何不遂爲東邊守臣橫行必克之計乎公能遙策其必勝乎能策其必勝則異時過之釁使誰人任之夫俺酋之惡不加于唐之回紇彼時以郭令公之威名而奉天涇陽之役一則下令不得言戰驅之出境而止一則執酒酹地稱大唐回紇各萬歲而止趙營平漢之虎臣其徘徊長塞與諸羌相守彌年而迄亦無斬馘非常可喜之伐班定遠握奇立功而及夫究竟持遠

之晝則不過曰塞外蠻夷本非孝子順孫水清無大魚而已先是經略之西也周尚寶聞其欲以空口掣歸撦酋相與目笑以爲所操者約而所欲者奢不如捐數十萬金賂之綴一步可以事事火眞今撦酋綴形成矣而數十萬金不費則門下又以求虜辱國笑之是汾陽營平定遠三賢之所難而責經略之所易也今之論者又謂虜易與耳然何以遂見其易得非僥倖水泉之一捷也撦酋之肯革面受約束耶若此者果詎爲之夫援人之功以生意氣而即反其事以敗之古云君以爲易難者至矣可不爲之三思哉今前後虜書尚在稱獻稱納者在彼何至反爲中國之笑卽背後有他如公所聞堂堂天朝之體斷無以孝子順孫責犬羊異類者也彼以詐來我亦以詐縻之防之如防虎嚇之如嚇鼠則邊境安矣當王安石賈似道之開邊其言未必不以貽笑爲耻而卒之笑者一時痛哭乃在萬世以公純忠憂國猛氣吞胡固知其必不至此然好謀而成先師炯戒美成在久莊子至言不肖芻蕘雖狂偷亦可採千萬之一否卽今火眞雖逸而西邊信當爲之事甚多如收番保川

二著已足令門下緊事至于局外規恢請俟廟堂以全邊相委乃爲所
欲未爲晚也
又與葉龍堂書曰僕之至愚雖千慮千失至于策虜則斷自謂爲不差
今扯酋之决歸决不歸在數月間耳决歸則縻之决不歸則絕之口耕
而未必歸則待之而當事者且落得邊外多講一日則邊內可以多修
備一日不知經略公何忤于諸公之事而必欲先敗其功匆匆以空拳
挑戰也漢過不先千古定論安危之機間不容髮公不記臨別之言彼
睹尙謂扯酋决當甘言厚幣以求之今言不甘幣不厚羈縻恐喝只在
齒舌之間而言者便以爲辱國然則郭中令之握手呼回紇萬歲豈非
千古罪人而淮海之役王欽若奮然拘留信使其功不在王旦寇準之
下也富弼若事獻納而及其入對則請陛下十年不復言兵蘇氏父子
自負談兵赤幟而其策不過禮之加恭待之加厚而已葉中丞貼决有
餘長慮不足若從其言遽然革封絕賞所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一不
成萬有餘敗王韶賈似道之覆轍可監也新督帥實不佞所薦故太宰

以眼前邊才老成妥當決無及經略者魏公人品則過之必不肯以前
輩爲鄭下不如待鄭公有緒而後用之今魏疏至矣果不出故宰揣摸
之外且使其疏果保某處有兵某處有餉可萬舉萬中則僕當望風下
拜之矣就中虛實一切不管而第云不分順逆決意一戰而已問何以
戰則曰小犯一鎮禦之大犯合鎮禦之且期以數年成功而已如此則
九邊沸動內帑一空而前代征商榷民之事起揭竿斬木之變生不知
魏老能保任無事否也適李總臺相過勸且暫緩新督之行以待經略
事定而公顧欲趣之使兩賢相聚而爭堅白安乎危乎
又與房偕吾兵道書曰大抵節年𥟖虜之弊最大一著是西行假道弛
備次之今噬臍既不可復追蓄艾又不可猝得惟審局不着漸次修補
以期桑榆之收耳若廟堂先自峻文法多議論則邊臣勢不能徒手搏
戰其計必出于欺欺者之計一行則戰者之氣頓沮此愚夫之所能知
兼有世宗近事可鑒而不意諸公無端孟浪紛紛一塲可笑也僕正在
閣中言及兩非建堡議戍一節而問之崔御史則以爲難入衛兵議撤

僕大以便而張戎政則又極言其不可天下事種種掣肘如此

又曰祖宗朝制馭遠夷原是草草試檢實錄中盡有粒擊受侮畢竟以羈縻結局者況今是何等時乃必欲空拳索鬭盡見其拙眞所謂一不成而萬有餘敗計無誤于此者也

馮公琦答王晴江兵書使曰寧夏之變令人心折氣盡此事關係紀綱與替邊圉安危非但為一人一家痛也而言者不深維定變之略但歸咎黨石兩公兩公皆弟至戚卽弟亦不以兩公為無罪譬之子孫殺祖父母夫祖父母使其子若孫至此豈其無罪而于法不聞追究致殺何故但置子孫于極典誠欲以正名分遏逆亂也今不正殺者之罪而反指被殺者之罪至欲暴其屍而梟其首此豈法之平乎總戎之疏盡出亂軍之口第借用總戎印耳今便據以為兩公罪案則是亂軍旣奸生殺之權又竊是非之柄快意之事近而正法之死賒人復何憚而不為哉兵驕無如劉鎭糧匱無如雲中延綏苦中丞之嚴明遼左適當大將之易置如此番處置失宜九邊將聞風而起異日者一夫訌言遂至變

法各邊相伏而朝廷不問如唐之季世其禍本見于此矣承敎甚服高識聞亂軍搶掠爲主者殺數人而始定夫不能皷之而起安能戢之而止此其事了然矣第昔之兵變如亂蜂莫適爲主今則已有首領有節制其可憂彌大何期邊事一日至此然而內之可憂更甚于外也

往行

項襄毅爲廣東副使按部高州諜報賊擄男婦數百流劫村落部將請發兵公曰流賊無攜家理無妄殺及訊其俘果皆良家被掠者盡釋之

雲南思壘梗化守臣議欲用兵馬公文昇疏言今中外民疲財困災異疊出何以用兵公言用兵之法不足示之有餘今公之言得無示弱乎使思壘聞之或輕中國矣不如姑遣藩臣有威望者以往彼當無不服否則用兵未晚矣

劉璋字廷信南平人天順元年進士嘗巡撫四川前播州宣慰楊輝鍾愛庶長子友爲請于朝特設安寧宣撫司以友爲之築城堡以居其後友又謀奪嫡因誣奏其弟襲宣慰曰愛者有不軌之謀而愛亦訐友以

不法重事朝廷遣大臣勘覈得其罪狀有旨罷友宣慰并家屬發保寧府安置璋以安寧道險城堅友之弟敏及所親附夭家仲家土兵皆素號驍勇而親屬又有爲謀主者萬一負固不服不免貽害乃閱所奉詔旨先遣友親信者二人請安寧慰諭家屬謂巡撫以宣撫遠出其弟年少特遣吾二人護印信以防外侮又遣能幹土官各領土兵分截安寧出入之路又榜示夭家仲家諭以逆順禍福又揭榜通衢懸重賞以購爲楊友謀主者區畫既定乃宣示詔旨遣官收家屬印信而發遣之

楊英錦衣衛千戶成化元年奉使河南時襄陽流民劉千斤等作亂初北方流集相聚鄧山中凡數十萬英慮其不早制必反上疏言流逋之衆宜選良吏賑卹其飢漸圖所以散遣之願占籍者聽盜礦者宜絕外民交通不得入勢自不可久辭甚諄切不報後副使鄧本端追訟英之先見謂英一言之功可當千萬之師比于茂陵徐福云

邢珣字子用當塗人□□□□進士歷官江西左布政嘗爲贛州知府逆濠遣使齎重貲誘滿總兵爲助滿執使者言于公公曰吾固練兵集

糗待之爾輩云何皆頓首願自効時都御史王公守仁知府伍公文定起義吉安公卽日部兵來會次樟樹鎮時徵諸郡兵尚未至公曰賊雖出城虜我師掩其後逗遛不前今須馳據南昌否則賊兵還復入城猝難攻矣乃卽拔兵三日夜抵南昌諸兵入城猝難公白王公出令禁之軍乃定濠至安慶聞城破復還屯黃石渡拒我師時伍公兵爲前哨始交鋒失利公倉皇馳援親執旗麾兵進刺其渠帥追斬數十人賊勢稍卻諸兵對江而陣時南風甚疾公遙望賊在下流舟尾曰是不可用赤壁策乎卽縛葦灌油拏小舟薄之炬舉風迫烟焰蔽天賊亂溺死相枕籍濠逆成擒

顧應祥字惟賢號箬溪長洲人弘治乙丑進士歷官刑部尚書初爲饒州府推官時桃源洞寇毒螫數百里虜樂平令汪和勢甚洶洶計無所出公據老卒御羸馬叩賊營壘賊大驚出迎公爲緩頰數語汪立脫而賊亦解去自是聲名大起

周廷徵字公賢由舉博文行異等選爲山東道御史巡鹽河東瑾責賂

不遂摘事下詔獄久之得釋已按陝西會寘鐇以寧夏叛殺撫臣暨總戎公時駐延綏聞變馳至榆林以先發義檄參將時源討逆而射書城中說廢將仇鉞者爲內應不浹旬寘鐇成擒露布未及達闕廷而朝議起楊文襄督京軍征討太監張永監之永方至重關聞報馳入陝攘功時源兵憤而譟紀功黄門希夔自縊死公單騎馳入軍中折矢而誓之曰邊軍欲亂吾以京軍討之京軍欲奪而功吾以死爭諸軍乃戢公亟爲上疏列其功永旣入朝攘功不已會公亦事竣還朝永于御前劫公歸功于己公于朝班中挺出抗言曰功如是如是卽死恥食言于邊軍士也于是寧夏之亂始定疏內云臣不知他日繼希夔之死者何人而今日握劉瑾之權者尚在而永憾公不釋尋劉六劉七羣盜起畿內將淅江淮而上永族秉銓者以公習兵事出爲九江兵備公至踰月殫精調度劬而病賊再至公再以舟師卻之竟以是瘁卒卒無以殮當路括官錢備衣棺殮之以其喪歸旣歸流寇數千掠羅田入麻城經公之門將犯之旣入睹所居僦陋徒四壁立畀之而賊魁趙燧者故儒生尤咨

嘆焉乃書空空二字于門屏而戒所部無犯時邑中諸村皆煨燼矣吁

盜亦有人心哉余按公平寘鐇與新建之平宸濠始末大畧相倣乃竟

未有表公功者永之故也時文襄入方用永圖逆瑾故雖心欽公爲眞

御史而竟不能顯公功云余聞公喪歸以貧久不能葬莊襄公爲卜兆

壅之諸孤益貧莊襄撫教之如子前輩篤友誼如此

喬冢宰宇爲南京兵部尚書時上巡狩無時宣大之地往來數矣又復

事于關陜以代虜爲名公上言天命人心累數百言無不剴切是時前

星未耀中外危疑公疏乞早建皇儲以安宗社不報己卯寧藩宸濠告

變刻日東下欲取留都公預爲戰守之具一時草創皆備率九卿臺諫

籲天誓以死城門設文武臣各二員率軍以守城中暗設軍二營以防

不虞未期濠預遣死士二三百人潛入留都伏于鼓樓街攬頭某人家

爲內應如期而發守備太監劉瑯實共謀之公廉知先縛攬頭一掬而

知之多執間諜以次而擒梟首江岸都城咸獲安賊計少阻而公江防

城守甚多嚴備尋聞賊至安慶爲安慶守備楊銳敗之濠怒曰安慶一

撮爾尚如此況南京乎且聞喬尚書甚有備將何也乃殺力士數十人賊退兵是夜西北風惡甚舟艦盡絕比曉至鄱陽湖遂爲中丞王公乘之不戰而敗先是公視機務時密得濠反狀又知指揮楊銳有才略可用乃署爲安慶守備誡之曰安慶南京上游也密通江西賊計汝必先知知則速來告我賊至必先攻安慶攻則汝死守之未幾則變作銳果成其用公之功于是爲大設使安慶無銳順流而下爛燋者多豈能成殄滅之功哉較論公之功當受上賞終以爵不酬勞天下惜之先是濠變分布僞檄留都諸臣不敢上聞公獨密遣官馳奏時上在西海巡獵覽奏遂謀親征十二月上南狩至則叛逆已平遂受正于行在初有旨命百官以戎服朝見公獨爲以兩京禮儀一體豈容有異遂朝服率諸臣見時倖臣江彬以得寵勢燄傾人欲謀不軌公以雅量鎮服其邪彬始欲搆公使人摭其事卒無所得駐驆既久震極爲慮公倡九卿臺諫凡三上章公獨伏闕上疏勸回鑾輿以安定社稷爲計九月上還京師公扈從至揚州歸辛巳五月公考績錄公前功加柱國少保太子太保

劉司寇嬰嘗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兼理松潘軍務蜀去京師萬里松潘又在荒外瀕于諸夷棧道險絕氐𩶑出沒爲患撫鎮大臣多不親履其地緩急維事調遣或控馭失所往往僨敗公曰吾爲大臣出鎮萬里可自逸以委勞于人耶且吾奉命督理軍務不歷其地何以知要害險塞得其事情乃乘竹兜度繩橋徧行諸塞廣布耳目以求其事端蓋諸邊戍守城堡俱在夷中夷人與吾人連結無事則邀賂以取功事急則買和以滅跡其事在夷者什三在我者什七公爲科條禁誡事以救寧又有所謂賞番者凡官府行邊恐夷人出擾有司先事置綵幣牛酒于路以賄之謂之買路公嚴加禁戢官軍奉約束惟謹及是公行邊軍夷𪫫息莫敢動甫一年以子卒悲成疾乃告歸越二年以薦復起巡撫四川檟梁麻哈三㕵嘴諸道逼諸夷每餉運輒爲邀劫而衛士通番往往起釁蒲江關堡久以頹廢列柯諸番往來結納肆爲剽掠一時邊患往往坐此公並議復之仍議各立分司設官守之自是訖公去邊境不擾後以裁革巡撫召公還朝正德丁卯復奉璽書巡撫湖廣兼

贊理軍務先是公在蜀以夔峽水勢湍急歲常泛溢覆舟傍有小徑盜出沒其間商旅不敢行歲歉假貸湖峽大費轉輸議自夔抵荊闢爲大道公私便利至是御史王璟以聞時逆瑾方用事恨公不先聞矯詔逮公下詔獄公上章自理廷臣亦交章論救得釋乃赴湖廣

李文康公居內閣嘉靖乙未六月遼東巡撫都御史呂君經性嚴毅御軍士以威衆銜之因鼓衆侵犯備極窘辱一鎮騷然廷議欲命將勦除公曰斯蓋不逞之徒自造弗靖非叛也殲厥渠魁餘卽喪氣矣既而果然

嘉靖甲申八月大同卒叛殺參將賈鑑巡撫都御史張文錦勢頗洶洶議者欲遣將出師大舉以討之時費文憲公當國曰變出于激不叛者固多也討之勝則玉石俱焚不勝則彼拒城抗命損威傷重實多矣莫若徐圖之議先遣兵部侍郎李昆往撫諭以觀其變而以都御史蔡天祐往巡撫命都督桂勇鎮守其地代還舊總兵官江桓遂以其事責之有成算矣顧在廷之議紛紛不一上乃遣戶部侍郎胡瓚提督京邊官

軍數千駐宣府傳諭天祐勇令取首惡一時擒獲略盡而璜欲稍振軍威又飛檄欲有事大同鎮城中卒甚恐又脅衆圍勇將殺之勇之童僕死者數十人賴故將某遮勇至其家獲免衆因願命某爲帥衆議不可公曰莫若姑聽之而因責其擒賊及命下某果感奮擒脅勇者幾百人誅之鎮城以安

嘉靖甲申大同之變都御史張公文錦巡撫地方初宸濠之變文錦守安慶濠兵至城下百計攻之文錦仗忠義誓與士民竭力拒守濠氣大沮賊黨皆怠有散去者及濠敗文錦以功超遷至巡撫文錦思圖報稱性本急公喜事好剛忽衆而又嗇于用財大同鎮城孤懸極邊與胡虜共處一地無寸山尺水之隔堅城深池設以重兵治以總兵巡撫副總兵兩游擊都司守巡郎中府縣城以裹立衛所州縣城堡大城臨邊以禦外侮使小得以安內附小城聯絡于內以爲大城之拱衛此我祖宗神謨聖算經略之宏規也文錦顧鎮之重反在極邊欲作五堡以爲藩蔽幸而其事不成文錦以一身當之使其事成後來將爲國家之患矣

初文錦將營五堡衆皆以爲不可而莫敢言事下左參議韓公邦奇韓公以三十萬計報並報總制臧公鳳鳳笑曰五堡修不成矣韓公曰何以知之鳳曰張巡撫視國之財如家之財安能捐三十萬金以成此堡乎韓公亦笑文錦果已之後韓公陞去右參議某繼韓公者止以三萬計上文錦決意行之即具奏上聞營造費財用甚少成命業已下乃撥軍入山伐材木燒灰瓦參將賈鑑督工嚴急軍心已怨堡既成苟率太甚每軍營房一間及撥戍軍皆憚行文錦示以分撥麾下官軍往于是總兵太監皆撥其麾下充其數不足以伐木軍足之三堂麾下官軍素驕逸固已不堪矣諸軍告願單身分番而往文錦必欲帶妻子常駐諸軍謀曰人各有妻子或女又有馬匹一間營房何以能容且莫說胡虜來只秋深一陣大風而一家死矣等死也不如殺了賈參將投入北番遂殺鑑文錦使人招諸軍回城而虎狼入室矣諸軍見文錦文錦曰汝輩來了我的賈參將何在又不即處分居數日奸桀者倡曰張都堂潛行出城赴京具奏諸軍相聚至都察院奪門而入文錦懼踰垣匿宗室

第諸軍遂搶檢家財勢不能已矣執家人欲殺之問文錦所往告以匿宗室第諸軍環噪宗室第宗室出文錦衆爭殺之總兵知府出走兩游擊郎中匿民間爲首者號于衆曰衆人莫懼但同心共事他日問罪不過將我輩首惡十數人與之而已朝廷以文錦激變請詔宥旨至開讀諸軍相顧曰此安我也豈有殺巡撫遊擊而不問者乎有起而伏匿者既畢詔倉皇而回中心洶洶以兵守四門朝廷簡都督桂公勇爲總兵官太監武公忠爲鎮守起復左參議韓公于家分守大同既到任謀入大同御史儲公良材曰大同城中如血海公此行以肉投虎口何益之有如是公手中事死生以之可也今他人壞事而公獨往死之非義也韓公曰諸公終日言大同事參議大同官在于此心何安且作亂者大同一城耳冀北十七衛所州縣豈皆作亂乎參議出雁門量可而進且以繫屬冀北人心儲公曰如此可也八月韓公既出雁門自度己與大同之人素無仇嫌朝廷既有恩赦而軍士猶不靖者無主耳乃直抵西安驛西安去大同城纔六十里大同城中大驚探事二人故恐韓公露

刃而上言大同不可入韓公曰汝回報大同城我明日決進是夜又故放火燒參將宅以恐公明日公入大同亂軍嚴兵露刃城門內外然不敢失迎接之禮大同人心由是少安時城中無一文職出政者獨公一人耳乃約法兩條以禁軍士之暴餘皆以無事處之下令于邊關曰一切人等非有本道關防不得放過有應行者皆便宜行之初不以條例拘左右或以爲僭公曰以此得罪亦所不恤甫兩日地方大安而巡撫都御史蔡天祐始至十月蔡公至代州公插四大營于雁門關下親帥四守備盛裝戎服謁蔡公于代邸蔡公驚曰公何爲如此公曰參議豈過爲奉上者大同變後巡撫之威甚剗大同人止知有參議耳不身先隆禮何以帥衆且言插營蔡公固欲散營軍公曰公既出大同又盛陳武備大同人必疑吾與公圖彼豈不生變公曰參議已有處謁公後即先入大同參議既入大同則人心安矣蔡公曰善公即晝夜馳入大同時有譏公過于奉上者公以李愬迎裴公論試應州諸生蔡公既至大同公約法地方便宜二十六條上之蔡公曰善就作我巡撫條約令大

同推官馬隆榜示所屬人心大悅公治大同獨尚嚴太監武公素不悅
公于會中大言曰我軍安心樂歛地方或再有變自有頂缸之人蓋謂
公也十一月蔡公會同桂公勇及公因捕盜桂公率游擊兵擒逆軍八
十人杖殺之遼陽某參將帥所部軍趨甘肅過大同地方人閉堡不容
止宿參將軍罵曰會與延綏軍殺此反賊值戶部李主事賫接銀兩來
或曰此賞征大同軍之銀以此三事奸人乘機互相恐動初七日夜二
鼓變作砲喊之聲震天諸軍先趨公分司叩門呼曰書吏出來書吏出
來公亦出軍士曰參議老爹無心地方恩府速報老爹安心還來回話
若驚動韓老爹寸斬不饒書吏曰老爹在此公問以作變之由軍士言
朝廷赦小的衆老爹必欲殺之公告以原無相害之意再三諭止諸軍
曰遼陽兵已至城下奸細以遼陽鞍子爲號已拏得矣老爹去睡三堂
今夜一個不留揮其兵進且分兵至李主事分司要出賫銀文書看爲
何事又分兵至鎮守府太監武公極其困辱分兵至總兵府桂公不屈
諸軍喧噪桂公曰殺便殺何用喧噪衆曰既無殺我輩之心如何將家

小暗送出城乃要桂公妻兒出相見至都察院要巡撫出再三諭說軍

士此與韓左參之說同且止之初八日黎明公升堂如平時出謁巡撫

門尚未啓叩門而入巡撫迎公笑曰紀綱何在地方想無事矣不然公

何以得至此今計將安出公曰彼未曾殺人犯上搶掠尚可招來面諭

公回司治酒召郎中主事分巡共飲諸公曰地方有事宜早散公曰彼

豈草竊者乎殺人豈問昏明徒示弱耳二鼓方散初九日總兵遣我軍

按伏且按時大風霾出西門外衆曰五堡軍殺都堂參將且無事我輩

伏耶吶喊而散是夜初砲喊者三面俱起不但五堡亂軍而已圍桂總

兵宅公自書告示一通備陳禍福利害以曉之令書手關路持往招之

公自出立于道中已而見西南火起問過軍曰火何也答曰殺總兵焚

其宅耳公令關路還曰彼既爲逆招來何用公乃回司閉門時月正日

午公召書吏人等誓曰彼既殺三堂必迫我爲主或令討赦二者皆不

可從彼攻破司門則我已自處矣事既定朝廷必遣京官來勘汝輩詳

記我二夜所行所言以告之然實非殺桂總兵乃大同縣火起知縣死

屬巡撫遣人論之初十日公謂巡撫以所書告示示巡撫巡撫曰善命書數十張榜論通衢巡撫曰何以處之公曰必須面諭乃約總兵鎮守太監郎中參將副總兵游擊都司路經代府代王梯牆而語至午不了時五步之外兵戈林立公恐變生大言曰各官諸軍尚未早飯王請回宮既至都司無一人言者總兵桂公乃言欲致仕歸亦不應公曰君掛斗大金印是我分守關防耶今日請公安諭地方何言致仕總兵怒起而出諸公知諸軍怒總兵無敢留者公隨之而出時諸軍皆在二門外公自度可因此發言乃謂諸軍曰汝桂老爹欲去汝輩舍得耶諸軍皆跪曰好總兵不要錢不欠糧草只是心狠耳總兵曰我與韓老爹不同韓老爹是汝父母官問汝饑寒者我是汝師長剝汝皮膚者今日倒持大阿倉庫城池汝輩據之旗牌兵器汝輩搶之留我何用且軍法遣之不行輕則杖之一百重則砍頭汝輩能依我乎諸軍曰小的每日食朝廷之糧如何不受總兵之命公笑曰諸軍說爾心很眞個心很諸軍捨不得爾去爾如何捨得諸軍去也拉總兵入諸軍捨不得而入公及總

兵坐定諸軍皆跪于堂下諸公無一人發言者公以將天暮諸軍人跪
不見處分恐又生變問曰朝廷已赦汝輩乃又如此何也諸軍曰朝廷
雖赦小的老爹們不肯赦小的公曰何以言之諸軍曰捕盜止是指揮
耳游擊將軍非邊患不調今乃以游擊兵巡捕是殺小的也公曰汝輩
固未見游擊巡捕吾亦未見明盔明甲白日打劫王府者如此爲盜則
如此捕盜耳諸軍曰小的每其實驚慌望老爹撤去游擊兵今後再有
爲盜者小的每自相擒來好便待秋後處决否則就便打死公曰爾們
若此等守法卽便撤乃游兵亦省我行糧諸軍請各巷以立柵門公曰
門外也有爾們門裏也有爾門立柵何用爾們自編策甲禁防盜賊可
也諸軍又曰屯種實納不起太監武公知此糧决不可免欲激怒諸軍
謂公此事亦先生處分公曰屯糧之納王府食乎各官食乎汝諸軍自
食乎奈何不納諸軍曰張老爹將無影荒種每派與二斗如何納得公
曰此糧今日我初到大同時便已行查尚未回報屯糧照舊征納荒糧
查明蠲免諸軍卽應曰諾其聲如雷公笑謂武公曰亦處分矣諸公曰

可以具奏矣奏草亦煩韓老先生爲之就對衆公堂一揮筆可也公稱
稿成諸公傳覽稱善三堂各令寫本人寫就各用印實封即時差人出
城奏聞地方稍安奏下兵部朝廷以大同逆軍再犯不悛簡侍郎胡公
瓚爲文提督都督魯公鋼爲武提督出師問罪勅內開寫首惡郭疤子
等十三人的名仍勅瓚等若大同送出首惡即便班師如不送出進兵
征勦瓚等駐師大城密行總兵巡撫取首惡郭子疤等十三人逆軍羣
噪于師府曰進本討赦卻請的兵來時逆軍知取首惡而不知有的名
蔡公諭曰朝廷止取首惡餘皆賞前日擒殺八十八人可作首惡你們
都該賞矣替爾奏本班師奏既上于心稍安諸首惡皆係三堂肘腋之
下每三堂行事必參其議于是桂公獨定密謀伏兵于宅後烹羊煑酒
召郭疤子等議賞格議畢令入後飲酒至則當頭一銅瓜打倒拉入堂
後斬首如此者殺十一人最後者二人同至議畢令入飲酒二人者覺
其形色異常奪門而走上營房大呼曰總兵拿首惡矣桂公親提捕獲
斬其首送赴提督軍門即以提督印信告示明告諸軍曰首惡皆有的

名今已擒獲餘皆當賞矣又無譁者偉哉桂公此公身墜滄海之中而能擒斬鯨鯢如此捷至軍門公宴諸參佐諸公頌功德不已公曰明公功德非言所能盡參議觀桂勇之功出于計取而非力勝也若明公止照勅旨首惡既得即便明示告示散賞班師足矣倘明公忿諸軍之逆必欲進征則非參議所宜言胡公不語少頃公曰將暮矣明公宜早决遲恐生變胡公曰少參飲酒我有軍法以違令者斬木牌置公之前諸將佐皆散出胡公召大同聽事者夜不收入加以刑令再報首惡數十人以鈞牌付千戶馬勇胡公素愛勇恐其有言告勇曰汝無多言言則斬首矣勇知不可而不敢言領牌而出然聽事者已逃回報大同城軍矣復以牌大書副總兵時陳左參議韓某領所部軍圍大同城東西南三面城門子時起身違誤洩漏者斬露布初下起鼓時馬勇倉皇至公分司告公以再取首惡之故且曰老爹們千言萬語如金如玉大同人皆不信逆軍之言老爹們言語大同人信之如蓍龜何也正人失信故再動朝廷勅書送出首惡班師給賞今首惡既得已出告示給賞班師

今又取首惡禍變不淺矣使君不言誰再敢言公取圍城牌示勇曰其牌如此我豈可再入勇咨嗟而去二鼓時時陳呼門不得越牆而入公臥所曰大同城中精兵五萬我與公部下三千安能爲敵且時陳圍南門公圍東門誰則爲西門我寧爲違令之將死于軍門豈肯爲敗將死于城下胡桃大字史書上要寫時陳姓名公曰恐胡公有別謀若違誤其罪在我輩且牌有吾輩起身時刻而無到城下時刻第徐徐而行令人稟魯提督轉達胡公陳曰旣露布而出何言漏洩何有他謀直漫爲耳旣而果報曰且駐兵聚落堡時城中已得再取首惡之報逆軍號衆軍曰我說殺了首惡便殺五堡軍殺了五堡軍便屠城爾們不信如今如何又取首惡于是衆軍哄然而起收勇家衆男女一十九人皆殺之仍活剖四十人腹去其腸胃着以衣冠柱之以杖二死人把勇宅門二死人把帥府門餘皆懸首通衢擁勇出于市欲殺之殺副總兵隨之蔡公往救諭衆曰殺了桂總兵家衆也無查考殺了總兵如何回報朝廷衆曰蔡老爹說的是一軍斫斬首流血被面復以刀斫蔡公轎蔡公曰

我替你們做好事爾們思量衆曰也罷葉總兵家眷最多着葉總兵寫個領狀領了桂總兵去若走了桂總兵葉家一家寸斬不饒諸軍于獄中取出舊總兵朱振爲總兵馬勇不得入城回以變告胡公取牌引燭焚之謂勇曰無令人知遂班師而歸乃隱其別情奏如勅旨旣得首惡因以班師至于因桂勇立朱振皆不奏聞桂勇宜回府辦事又薦朱振堪爲總兵兵部亦朦朧覆奏從之玆事也首惡旣得若卽便班師而不再變動則朝廷恩威兩著紀綱肅然振舉及其激成禍變正宜赫然揮戈進兵征勦卻乃狼狽而歸于是乎大同紀綱廢墜不可收拾矣殺戮之慘不足言也後半年桂公猶在囚中蔡公再三開諭始放之歸

蘇公祐字允吉濮州人嘉靖丙戌進士歷官兵部尚書嘗爲御史巡按宣大至而大同兵變遂討平之初大同亂軍旣賊殺總兵李瑾因脇都御史潘倣上疏白狀以爲瑾素虐所致公聞之大憤曰瑾卽有罪軍可殺乎卽令朝廷胡以施紀法焉立上疏請討辭義激烈先帝覽之喜曰御史忠悃立遣將兵臨城問罪御史監軍至城下大同固已大窘而惑

于洗城之說迄不敢下公以便遣人入諭曰凡兵之來固欲安之也而爲訛言逆命者趣下卽免不者衆族久之鎮撫王寧出見持城中將吏署狀乞貸首惡七人公笑曰尙爲賊游說耶朝廷二百年生養何負若屬而暴亂若是寧因前密訴曰七人在城外非與之也顧力不能誅願得當而行耳公因與約趣使馳報城中于是其魁馬升楊林窘斬黃鎮等傳首出獻門闢公按轡整儀仗徐行而入老幼俯伏焚香塡塞道左左右請爲兵防公曰苟不推心左右誰非敵者諸軍皆國家赤子倉卒迫賊耳何以兵爲聞者遂安已有詔戮其餘黨督臣禁不敢發公輒與中丞樊公令驅亂軍于市日中戮之大同遂定而昇林以自歸不誅握兵如故因出行邊以林從護道中徐語之曰朝廷賜若不死幸矣任職受賞人其舍諸林泣請命公曰惟解兵可免耳林悟受命

唐繼祿字子廉上海人嘉靖癸丑進士嘗巡按湖廣行部荆州會興山盜起穴高雞寨鑿礦行劫衆至三千人而縣官利縣礦砂之入固匿不以聞郡守徐學謨上狀繼祿卽日下鵰勦之令守言大侵後兵食俱詘

未可輕動且寨峻難于仰攻不如撫降之便繼祿默然良久曰吾策之矣擒賊先擒王乎乃縛縣官來因之郡獄而陰遣沙市巡檢趙應奎坦步詣高雞寨諭以朝廷威福宜早自解散不且齏汝肉賊下寨羅拜巡檢泣曰吾等爲飢寒所迫故聚而乞食一聚不得散縣官復餌我謂上人未之知也今日之命懸于巡司願巡司活之趙應奎馳歸以賊語報繼祿繼祿頷之急檄郡鈐符票三千如賊之數復遣趙應奎詣寨人給一符待以不死姑斥之還籍有符者監兵毋得擅殺報功月餘賊黨散盡高雞寨平是役也不煩地方一金而歸數千里間安堵如故

徐文貞公柄國時南京振武營新軍者當先帝時殺戶部侍郎以要糧賜置不問用是益驕時當頒九邊賞故事無及南京者會得匿名榜有所要脇辭悖厲甚公曰往者已失刑再邀賞得賞無所用國法矣時操江都御史唐公繼祿當朝辭公屬之曰營兵即變有郭成李錫劉顯外兵足制之城大不憂擾也憂其據孝陵于法不宜攻耳若往可伺之一有變即以江防精兵走孝陵道而時有三都督之任者皆邊將公使以

家兵五百十人往曰新軍易與耳苟生變即疾擊殺之以爲若功不而
罪也公度兵已嚴乃因科疏擬旨條舊軍各令還衛招募者隨營食糧
終身願歸農者聽頃刻而軍散亡敢譁

周之屏字伯卿號鶴皐湘潭人嘉靖三十八年進士歷官江西右布政
嘗爲吉安知府吉安流賊之警假浙兵爲禦兵素暴與郡人士睚眦值
公休沐露刃入府譁聲如雷僚友皆散走度公不敢出則破庫門掠帑
貲劫官府爲質公聞報嚴鼓升座語兵曰汝輩將有所訴也將爲亂也
訴則守能爲汝白之若爲亂則守不懼死但恐汝曹造罪深重不得見
汝父毋妻子矣語未絕皆釋戈而拜當是時士大夫莫不嘆公臨事忠
決有安郡之功

余文肅公有丁入閣曰會浙兵大譟陵犯制府度不可解則蜂屯而攖
于市朝遣左司馬張公佳胤以節鉞往過公問計公曰是窮獸也且致
死爭旦夕之命奈何以徒手搏之張公遽問計將出公曰聞河南人徐
景星者有機略舊領此軍今失職待事薊門張公呼至挾而南景星身

居其間亟諭以禍福諸軍竝信景星爲縛首事者詣軍門謝梟九人于是浙兵乃安先是都撫浙者吳中丞善言故良吏也而不習兵嘗取中旨減卒月餉卒訴之不聽遂譟而縛吳公車中冠履俱破至演武塲羣詈吳公而數之且甘心焉會二部郎與二御史往解譬百端然猶責吳公狀使復餉而以二千金謝過乃已吳公遂出避于吳興當此之時吳楚閩越之卒皆驕而督撫臣悸至有穴垣以防不測者事聞江陵公曰孰能制之既而謂吾得人矣遂命公兼右僉都御史出鎮浙許以便宜行事公馳至京口約王公世貞出會謂若何而可王公曰不戮則廢法多戮則生變惟以時緩急得其魁而已公頷之時陸公光祖以少司寇里居公過之謀與王公合然公甫與吳公代而市民之亂復起始杭城中諸柵俱有役夫司干陬諸土著者募游手充之其後必取身役其人情多借貴勢以免夫數益以狹役蓋迫而游手無所得食僑客丁佐卿假利便言之監司弗聽意忿忿曰謂我曹無爪距耶寧營卒之不若謀之市猾相搆詛爲亂而會佐卿坐他法郡囊三木以狥市猾相與簒奪

之諸亡賴子益集行焚貴勢家謂庇其應役者遂破兩臺使門略其衣裝以出使者與三司俱匿跡佛廬以免事聞公謂其人曰營兵啗海者發乎曰發矣而二營留問留者不與市民合耶曰未也公喜曰吾知所以處矣速驅之從吏惴惴無人色公食飲談笑自若既抵鎮而民行劫愈甚盡毀諸栅以快意千餘人且抵臺門公以輕輿出諭之而從者材官劍客數十人皆彀弓挾鳥銃以從公直前臨橋而諭曰汝曹毋反反則以天下兵孥戮汝矣且汝必有所苦曰苦夜役耳夫強有力之家倚貴勢之家以免而監司守令若弗聞也者公曰易耳奈何以汝一憤易汝族即下令除役衆始叩首退既退而行剽巨室竟夜火光亘天公夜草檄質明使一校馳諭之衆裂其檄公大怒曰上命我誅亂卒今乃見亂民而辟耶召游擊將軍徐景星使呼二營之長入而慰勉之曰亂民之惡極矣雖然非爾曹不易剪也何不自以爲功贖曩罪乎咸踴躍聽命公又呼黠卒之首倡亂者馬文英劉廷振曰聞汝二人前自縛請死壯士也汝死法胡不死義且必不死二人亦踴躍聽命公乃約束二營

壯士使景星帥而討亂民凡四戰大敗之生獲百五十人至轅門而丁
佐卿與焉擇其豪得五十人皆斬首梟轅門餘悉下獄其從亂者咸慴
伏或鳥獸散去杭人若更生公具疏上聞且謂邇來有司奉行太過裁
削太甚徒務虛名不究實禍以至遠近離心乘機竊發始而兵變繼而
民變誠見人心不固戎首易生若非仰藉明威申飭法度其接踵挾持
不知所終蓋陰以風喻江陵雖忮而爲之少寬言于上優詔褒答以公
奮身犯難定變俄頃紀綱大振忠績卓異賜飛魚服金二鎰文綺四表
裏公私念兵且戢矣寬之則廢法急之則生變乃陽好語二倡亂者馬
文英劉廷振曰罪可贖矣子之冠帶二人意自得洋洋羣卒問且有所
侵侮羣卒大怨恨謂若倡我以亂爲功得官而使我曹尙惴惴也公度
是二渠者與衆心左無能爲矣乃與兵使者顧君養謙謀俾發諸營之
卒唷于海而密以名屬徐將軍下令縛之至軍門并文英廷振數而斬
之餘皆赦弗治仍呼平亂者二營卒語之曰吾非不得若主名以昔有
微勛耳且吾不欲食言羣卒咸股弁唯唯旣而曰吾曹始能食寢矣公

復具疏聞時江陵前死而代執政者以公功請上大悅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俾還部理左侍郎事王公世貞曰當是時余里居頗悉其事且謂誅亂民利用速誅亂卒利用緩竊或如之速而能審緩而能密則非所與知也

萬曆十年之四月兵部右侍郎銅梁張公肖甫兼右都御史來視浙師故有幕府親兵四千五百人其人多括蒼郡民家子頗選而故胡少保倚之起戰功餉賚至糜縣官廩不訾故尚書來代稍稍爲裁縮然月一金而其兵分營九歲率以七營防海汛汛畢乃歸是時承平久當國者有所嚮以桑孔爲急而士大夫爭言汰冗費稍及兵餉于是給事中疏請減營兵廩三之一無已而復請以新錢半之當幕府議錢法壅不行無所得食則相率號于兩臺使者居間幕府幕府吳中丞善言嘗守吾郡用循吏治効驟遷不習兵弗聽令予錢自如乃洶洶爲惡語蜚以恫喝止吳公而吳益持之堅顧僅兩臺使言之諸司道傍睨無助者于是兵有二黠魁曰馬文英楊廷用媾其黨噪于治餉僉事王許之門許之

跳遂闌入幕府吳公匿他室跡得之擁而至營所以窘辱之者萬狀兩臺使來爲請命稍稍解然猶責吳公自書服狀以庫金二千爲酒食資乃縱之歸其明日二點魁與他黠者自相團結更約束曰毋殺人毋掠財出入必娖隊甲而中逵乃陽自縛以詣吳公及兩臺使曰吾二人實爲之請受法他無與也然兵皆匿刃待矣諸公諗知其狀姑好語慰籍之莫敢誰何而具其事聞上廟議以輕用兵則五千組練乘憤用壯勢何所不至輕用師或且巽愞而兵益驕而他鎮皆脈決擊扼而起顧獨張公貴臣自今至塡扼江南上谷皆以談笑掃內亂是可樽俎治也于是公出而得便宜行事之命吳以勒還里候勘公既拜命即促裝朝辭而吳公俟代于苕霅間無何而市民變復作杭十萬室五民蟻聚幾與馮翊扶風埒邇來文漸密日相厲以濕束弗堪而城中諸柵各設役夫司干陬諸土著戶捐錢粟募游手充之前二歲始更其法必以身受役者既惰不任又相率倚豪有力以免而游手驟失募亦怨上虜人丁佐卿檣處素舞文與市大猾相結假令利便言之監司守令俱不聽意

忿忿曰謂吾曹無爪距營兵之不若耶既而謀諸市大猾曰官易與耳兵一振即茅靡且今跨補襠子揚揚九衢徒手飲酒肉官杜門不敢加喘息而獨奈我何諸大猾稍稍動而今佐卿坐他法郡杖而囊之三木諸大猾遂嗾衆奪之無賴子冀得爲所欲爲者立響應至中人謂一二薦紳是能免應役者相率焚燬其第劫財帛以逞于是遂破兩臺使者門盡挾其衣裝以出監司而下走匿佛廬僅免而張公方與吳公代抵嘉至公問候人曰兵哨海者登耶曰發吳留者一營無故也曰猶未動也公曰速驅之尚可離而二也于是從者惴恐無人色公談笑自如以五月朔抵臺治事而諸無賴嘯聚益衆盡毀諸柵及他麗譙揭長年裂所掠袒衣幟之裒白刃而嚮臺者可二千餘且欲拔儲胥以入公乃從數卒乘肩輿出迎謂之曰汝曹毋反反則天子移六師至族汝矣且汝必有所苦與甚不平衆乃以司夜役告曰吾所苦苦而豪有力者獨不受役訴監司郡邑若無耳者是以不平公曰易也奈何以汝一憤易汝族即下令除之衆始散去衆雖已陽散而氣益張其飢欲益熾乘夜復

大掠諸巨室且徧火光燭天其囂與巷哭聲達旦公秉燭坐堂皇章檄
諭以禍福賞明而布之通衢衆取裂之剽益甚公怒曰余奉命戢悍兵
此亂民之不討兵胡受戢已而討曰過可使也烏會可刈也命遊擊徐
景星俾以二營兵入召伍長而撫之曰前幕府誠誤夫驅汝死而不使
汝一飽汝寧無怏怏也今者使汝以功飽可乎衆唯唯則又曰市無賴
子亂成矣且無他勢不可以汝責例爲我盡力討捕之毋多殺多殺不
汝功衆踴躍聽命則又進馬文英楊廷用密謂曰自縛而請者汝耶二
黠魁謝死罪公笑曰壯士故不畏死雖然死法矣毋與而名者汝爲我
倡衆捕亂功成詎論贖有賞也即不幸死義終有名今奈何不令天下
稱義士而叛卒乎哉二黠魁亦踴躍聽命公乃召徐景星出所從驍勇
爲中軍俾營兵次之郡邑土團又次之嚴部伍明約束遂前薄亂民敗
之于菜市橋火塲又敗之褚家堂又敗之官巷口又敗之章家橋皆即
行剽所就俘梟梟反縛而詣臺者百五十餘人而丁佐卿在焉公前已
要臺使者至即訊得其倡謀者挾刃而腰金帛者凡五十餘人皆斬梟

之轅門餘悉放歸舍于是諸無賴子鳥獸散不敢復吐氣而郊遂之猾謀爲應者遄及門而遁唯然跡之矣公上疏其事大約謂有司奉行太過裁朘太甚苟欲以自成其名而不顧國體不察物情醖釀酖毒積久必潰大兵變民變此特二端耳天下隱憂尚有深于此者廟議爲之動稍稍厭悔操切言于上下公所言諸郡國有所寬減而賜公飛魚衣及二品服色以示褒異公念此悍卒猶未麗法急之則生變假他事以罪之或密捕而斃之則法不振且人人自疑因陽謂二黠魁曰功差足贖矣予之冠帶榜于營曰還而餉餉如趙尚書時不以錢累若也咸帖然服獨二黠魁者始賈衆怒辱吳中丞而當其自縛時又要衆以一死蔽若曹誅姑予我棺殮給妻子費衆斂贈纍金數百既免而不復反橐始大恨曰成吾曹叛名者二豎也而又賣我公旣豁達大度治軍雖不廢法而不爲煩苛衆亦沾沾喜以張公幸赦我且厚我然其氣不無寖溢往往遨遊廛市間兒子視其人而加武斷焉人亦惴恐相奉承莫敢誰何公旣以廉得各營倡亂者各屬春汛後當發七營哨公乃令治兵監

司徐君顧君輩建牙誓師甫嚴而游擊徐景星以名捕營各一人若陳德勝若方子彪若李文高若張賢若文端若吳章成若盧州詣台詰之曰汝亂先也吾故欲貸汝天子三尺不貸汝遂斬之已復捕馬文英楊用至曰汝故自祈死今得死晚矣且汝美衣媮食而驕于衆又脅其資既免而不反橐夫復何言又斬之凡九首陳轅門外而使使馳赦七營卒曰天子不欲盡戮汝汝自揣當死否今而後當盡力爲國禦圉衆人人股栗已伏地泣曰賜我生者公也所不以死報公者有如日公又召其與討亂民者二營諭曰吾得汝主名而故隱之念觸著尺寸勞耳且不欲食吾言二營卒伏而泣曰賜我生也公也即公不遺我尺寸所不以死報公者有如日城中外吏民耄倪懽且呼曰我曹今者有生趣矣所不以死報公者有如日全浙之士民餓闖之俱加額曰浙自是無警矣弇州山人方臥病緒聞之客起而歎曰夫豈唯全浙吾吳自是無警矣夫豈唯吾吳環浙而省者皆無警矣吾不能他及當浙兵之初變而他幕府迫胉檄廣額外優以媚兵兵醉飽倨謂市人若曹不父事我即

一日悔何及葢至宿昔猶惴惴焉今而後知有天子三尺者誰力耶當
公之疏再上上大悦進公右都御史兼左侍郎趣還部其顧君兩徐君
而下遷竄有差而追譏故中丞監司秩人以為當云弇州山人曰吾少
長于張公一歲郎署時從六七君子慷慨談說千古顛一世皆有餘銳
焉公獨沈深雅靚藏用不露乃今信之矣夫市民之鼓亂也狂刃若蝟
公單車直入恬然而亡撓色要之集義所生者非有膽勇已也誅亂民
利用速誅亂卒利用緩不佞竊或知之速而能審緩而能密則非不佞
所與知也公之赴浙不佞嘗為詩以周條侯郭汾陽期公真能不負不
佞哉詩云君子如喜亂庶遄已君子如怒亂庶遄沮斯公謂矣

萬曆七年慶遠衛軍怨會集演武場張旗歃血口稱激變人情洶洶知
府趙成綏聞報略不動念報愈緊急趙曰此豈軍自為之中必有使之
者乃出白牌一面仰經歷陳坦就齎前去徑逐出境牌內更無招回字
様經歷至大漕各軍見牌股慄不勝稽首于陳經歷之前曰此本管官
害我也本府遲支軍糧三月我等皆知地方多事本管官令我等張旗

而反我死無日矣陳又問歃血猪酒自何處來衆曰此軍人杜朝清祭社猪也社言神猪誓不發而本管官威逼扛赴教場釀成此禍望救各軍性命陳始押令面縛見府趙從容訊曰爾等好漢誰使你去誰使你去諸軍胆喪前後真情吐露殆盡趙將首禍數人各責四十具文欲申而主謀之人惶懼求解其事乃寢

劉公玉成字自復號谷濂長洲人隆慶辛未進士歷官湖廣左參政初仕為汀州府推官時虔賊反黃鄉陰結上杭之三圖連城之新泉朗村諸賊為犄角公時攝武平令覘知狀欲以計縻之則單車入三圖諭以禍福酋搶地謝誓不貳志乃引兵按行新泉朗村縛其酋撻之曰若何敢入諸酋慴伏黃鄉賊勢孤卒覆敗當事者以三圖斗絕數負固欲遷之永定河頭坪公乃以二卒從徑叩賊壘賊帥介而謁公語之故愕不應則以危言怵之衆皆唯唯請行視還地公遽遣之而潛引外兵驅其孥覆其巢穴賊窮蹙皆就徙

狄冲字仲虛□□□□年進士初知清江州嘗為貴之獨山州某貴人

爲之地也既至問民疾苦悉與法洗之召其父老議徙州治于白岩山之陽既得卜公笑曰有是哉吾兒時嘗夢羽客授余石篆曰白岩仙余之至于斯命也誰謂讒者後我耶遂自稱曰白岩山人居之訢然若將終焉不復知其在蠻夷也會部西獞族相仇殺其東族上變告其西族事下督府命獨山具兵食且誅之公曰蠻夷吞噬其天性然耳安足以煩吾兵具牒請督府乃募客問往西族見其酋率皆曰吾自攻吾仇非與官家事何故誅我願得親見外郎言狀死不恨矣夷蓋謂朝廷曰官家官曰外郎他語多不可解其要旨如此客還具言之公笑曰固如吾計吾自訊之卽日與客御一騎挾兩老卒深底夷落行數十里山石嵸巃矗矗如攢戟公下馬徒跣以入其酋率聞公來皆大笑出迓遮道羅拜公曰吾知汝無異也又皆羅拜相謂曰外郎活我矣旦夕縶馬牛羊爲具享公公爲留數日于是東族聞其事且解必欲搆之乃詭言于外曰狄外郎不復還矣西族烹其馬殺其左右矣又謂西族曰狄外郎不可信還卽掩捕族汝矣其陰計譸幻蓋如此公稍聞之亟取善馬馳出

即日白上其事久之兩族亦解仇自歸境中宴然

吳文華連江人嘉靖□□進士萬曆十二年由廣巡撫總督兩廣廉潔嚴重在鎮三年文武將吏無敢載金帛至者常作殘壘二飛以訓官屬幕府肅然丙戌珠池之役無賴子弟聚至數萬聲勢甚張公第移鎮廣州命將陳師海上以懾之下令有司諭其父兄自令解散沒其巨艘三百餘戮其一二渠首而已先是己酉東營悍卒以罪被執遂大鼓譟挾主將抗有司後事雖寢公曰此廣州腸胃之疾也激之則生亂吾當密除之乃調操于端州防汛于南頭以分其勢比閱操廣州潛得其首惡數人以犯令戮之三軍股栗心知其討前罪也其威惠並設如此及爲南京兵部尚書時天策衛卒以儲鑲腐浥囂詬主者公計若從治卒罪且益囂或遂階亂不治則非法乃召食曹諸役及囂卒渠魁六七人立庭下數諸役曰士卒寄命于食典守之不嚴爾無所逃罪叱杖之卒以公爲已庇也匍匐謝公更數卒曰彼役誠有罪爾曹奈何不白之官而遽譁在軍令譁者死三尺在爾自圖之咸股栗祈哀公曰今姑貸若薄

示懲乃痛杖之徒戍他所幷黜其長事遂定

萬曆辛丑礦稅詔下各省直俱遣內臣紛紛四出而奸黠無賴之徒百計鑽緣竄入參隨名籍從中簸弄所在狼貪虎噬商民不勝其苦獨江南稅事幷屬織造不特遣而一時罷閒官吏多以攀援進者所在關津各有委官時稅官王建節據封門外之滅渡橋無論往來商賈即鄉民持隻雞疋布入市皆見侵剝衆不勝憤憤欲羣毆之而黠者更相與謀曰稅官率□□進從大家借貸得之此禍本也宜共擒擊之乃集數百人先擊殺王稅官而次及大戶又次及縉紳家僕人至死尸諸市幷燔其室廬城中大擾時太守山陰朱公燮元已擢任未行申文定公以書趣之令亟出撫諭而萬曰者自詭首倡挺身服辜衆稍解散□月始定然殃裂死者數人焚蕩者數家幾有揭竿挺鋤之變而撫臣方坐句容聞變而來中途而返若以蘇州郡城爲甌脫者殊可怪也往時撫臣自周文襄來皆駐吾郡城而宋撫臺某始移駐句容欲避過客應酬之擾申文定公在閣內嘗撰勑有駐劄蘇州語遂復其舊又數年而朱撫臺

鴻謨以句容爲便竟不奉勅後遂因之使郡城之兵皆番直撫院于句容郡中無一卒可使者猝遇民變任其猖狂而莫之誰何近復奉旨申飭撫臺遂久駐吾郡而戍申水災地方劫奪之禍旋起旋定者仗撫臺兵力爲之鎮壓也任國家重寄而第欲自便者亦可以鑒矣

西園聞見錄卷之八十四目錄 外編

刑部一

法律

執法

呂翀　林俊　陳洪謨

范槓　商廷試　張士隆

王愛

西園聞見錄卷之八十四 外編

嶺南張萱孟奇甫輯

刑部一

法律

前言

洪武七年宋公濂曰自軒轅以來代有刑官而五刑之法漸著其詳弗可復知逮魏文侯師于李悝始采諸國刑典造法經六篇漢蕭何加以三篇通號九章曹魏劉劭又衍漢律爲十八篇晉賈充又參魏律爲二十篇唐長孫無忌等又取漢晉三家擇可行者定爲十二篇大槩皆以九章爲宗歷代之律至于唐亦可謂集厥大成矣今上受億兆君師之命訓廸羣臣諄復數千言惟恐其有犯慈愛仁厚之意每見于言外爲貪墨之吏承踵元弊乃不得已峻法以繩之是以臨御以來屢詔大臣更定新律至五六而弗倦者凡欲生斯民也今又特敕刑部尚書劉惟

謙重會衆律以協厥中而近代比例之繁姦吏可資爲出入者咸痛革之每一篇成輒繕書上奏揭于西廡之壁親御翰墨爲之裁定易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愼用刑而不留獄言獄不可不謹也書曰刑期于無刑辟以止辟而民自不敢犯也灋以洪武六年冬十一月受詔明年二月書成篇目一準之于唐曰名例曰衛禁曰職制曰戶婚曰廄庫曰擅興曰盜賊曰鬬訟曰詐僞曰雜律曰捕亡曰斷獄采用已頒舊律二百八十八條續律百二十八條舊令改三十六條因事制律三十一條掇唐律以補遺一百二十三條合六百有六條分爲三十卷其間或損或益或仍其舊務合輕重之宜云

薛文清公曰爲政以法律爲師亦名言也旣知律己又可治人

丘濬曰刑犯雖有一定不易之常而事情則有世輕世重之異方天下初定之時人稀事簡因襲前代之後政亂人頑今則承平日久生齒日繁事久則弊生世變則俗改是以周人象魏之法每歲改懸三典之建隨世輕重蓋前日之要策乃今日之芻狗此必然之勢亦自然之理也

今法司于律文之中往往有不盡用者律文如此而所以斷罪者如彼罪無定科民心疑惑宜下明詔會官計議本之經典酌諸事情揆之時宜凡律文于今有窒礙者明白詳著于本文之下若本無窒礙而所司偶因事有所規避遂爲故事者則改正之仍勑法司自時厥後內外法司斷獄一遵成憲若事有窒礙明白具奏集議不許輒引前比違者治以專擅之罪如此則法令畫一情罪相當而民志不惑矣

又曰太祖高皇帝制律以防姦因情以定律增損舊制輕重有倫眞治世安民之要典凡司刑者所當恪守而不可有違之者也奈何近世以來問刑官多不窮究律意有蹈襲前非爲是者有偏執己見以爲能者以致往往刑不當罪人將無所措手足是豈惟良折獄之意哉伏覩律之總目凡計四百餘條臣等固不能一一推論其意姑以受贓條稱枉法者言之所謂枉法律注明解受有事人財而曲法科斷者所謂不枉法律注明解受有事人財科斷不爲曲法者此皆爲官與吏而言蓋以其各得承管文移均有用法之責故也又有事後受財與有事以財請

求之條亦皆爲官吏而言故有若枉斷不枉斷及避難就易所枉重者之文至明白也今諸司問刑凡以贓入罪者不分官吏與諸色人等如總甲皂隸之類亦照有事以財請求律條科罪夫豈律之本意哉臣等又就本條論之所謂有事以財行求得枉法者計所與財坐贓論蓋謂有事在官之人而用財買求官吏致事有枉斷者則出錢人受坐贓論罪官吏以枉法科斷觀下文有官吏刁證用強生事逼抑取受之文則專爲官吏而言其事校然其餘人犯贓若不係承行得以用法之人如總甲等項人役若臨時差遣追捕罪人而有犯者自有應捕人受財律條可坐不係差遣者亦自有豪強人求索之條可坐豈得以官吏受財枉法之罪而一概坐于諸人之身夫官吏受財雖至滿貫若係行求索准枉法罪猶得減止徒三年而諸人受財以枉法論遂有至于坐絞准徒五年者是豈法之平邪夫何以謂之法律有明條是謂之法何以謂之枉罪有出入是謂之枉此又枉法二字之義也至于法不應受財而一受及不應得爲而爲之者謂之犯法則可謂其犯在官之法而法不

屬于彼誠難謂之枉也諸條有以枉法論准枉法論者葢以諸人所犯之情不同而有類于此者官吏枉法條該括不盡故又有以枉法准枉法之條以別其罪祖宗因情定法之意至爲精密固不容文外求意致罪有出入者也若凡受財但于法有違者便謂之枉法則人人皆可以官吏枉法條科斷而以枉法准枉法諸條似若不必設者此理本明初無難曉顧未之思耳律之文詞簡精人之意見或異而用法之際至有移情就獄而不得其平者備行兩京法司并在外問刑衙門此後凡問以贓入罪人犯除官吏受財曲斷致罪有出入及別稱以枉法論者坐以枉法罪名外其餘不係用法之人如總甲等項人役若係臨時差遣受財買放罪人者查照應捕人受財律條其非差遣有罪者自依豪強人求索律條各科斷如此則法有定守而司刑者不得輕重其首犯法者亦甘于受罪而自將無冤之可稱矣

馬文升曰大明律一款凡國家律令參酌事情輕重定立罪名頒行天下永爲遵守百司官吏務要熟讀講明律意剖決事務每遇年終在內

從都察院在外從分巡御史提刑按察司官按治去處考校若不能講解不曉律意者初犯罰俸錢一月再犯笞四十附過三犯于本衙門遞降敍用蓋國家大事莫先于刑獄刑獄所重莫先于人命蓋以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一女含寃三年不雨匹夫結怨六月飛霜以其寃抑之氣有以傷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災自古帝王莫不愼之古舜典有欽恤之言周書有敬愼之戒下至漢唐法家多取專門趙宋刑官設科取士皆所以愼刑獄而重民命也太祖高皇帝臨御之初屢詔大臣更定新律至于五六爲之弗倦以求至當復命刑官重會衆律親御宸翰爲之裁定務協厥中而于人命尤致意焉是以當時司刑官員多所用心律意務爲講明奏讞之際少有失平陰陽以和風雨以時而天下無寃民焉近年以來兩京法司官員或繇進士初除寺正寺副評事主事或由知州行人就陞員外郎郎中而御史亦多知縣所除到任之後未經問刑就便斷獄公差所以律條多不熟讀而律意亦未講明所問囚人不過移情就律將就發落且笞杖徒流絞有所枉爲害未大至于

人命一有所寃關係匪輕且如強盜窩主重在造意若窩藏強盜而不造意亦難問擬斬罪又如官吏懷挾私讎故勘平人因而致死重在懷挾私讎若因事到官但有笞罪雖勘致死亦止可問擬因公毆人致死徒罪又如故殺鬬毆殺人若兩人相爭互相毆打毆死一人則名鬬毆殺人一人未曾動手一人于彼致命去處有意致死則名故殺此等律意人多忽略有將強盜窩主未曾造意同謀止是分贓及官吏因公事毆人致死本無私讎故勘情繇而倶問斬罪者本係鬬毆而問擬故殺斬罪者有本係故殺而卻擬鬬毆殺人絞罪者甚至謀殺故殺無屍檢驗而問擬斬罪輒取情其罪當奏請處決者或本因與人妻妾通姦其夫別項身屍而問擬本婦因奸同謀殺死親夫凌遲處死奸夫斬罪者其他以非爲是以重作輕者非一法司尙然則其餘府州縣衛所因犯枉抑而死者又不知其幾何矣此皆原問官員律學未講律意未明之故也况府州縣官員多有不曉刑名不知律意者遇有刑名事務多不能剖決問理而惟聽于主文之人蓋由巡按御史按察司官按治去處

不行考校之故也宜勑兩京法司堂上官督令所屬官天下都布按三司督令斷事理問及浙江等按察司官并各府推官各要將大明律條熟讀講解深明其意不可似前忽略置而不講其問囚之時參錯訊鞫務在得其眞情方纔取招議罪之時尤須原情定擬不許輕易致有寃抑獄成之後難以辨明及通行天下大小衙門并兩京部屬官吏各置大明律一本朝夕熟讀用心講解務曉其意仍通行各處巡按御史按察司分司官按治去處遵依大明律內事理從公考校若有不能講解不曉律意者依律施行當奏請并降用者徑自具奏發落仍勑吏部行移法司將撥去進士就令與見任官員一同問刑以後該選之時兩京法司有缺先儘各衙門問刑進士除授如果法司無缺方令除授別部等衙門是亦前代刑官設科取士之意也庶使人精法律而刑鮮濫施之弊獄無寃抑而世底刑措之美矣

馬文升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于十惡十惡之外而情莫重于強盜何則強盜之行蓋其執兵持刃生殺在其掌握劫財姦淫操縱隨其

意欲比之叛逆之徒相去不遠所以強盜條云凡強盜得財不分首從皆斬該例決不待時所以禁暴去惡懲奸止亂而輔治者也及天順三年傳奉英宗皇帝聖旨曰人命至重死者不可復生自天順三年爲始每至霜降後但有應決重囚三法司奏請會多官從實審錄庶不冤枉永爲定例蓋專指律秋後處決重囚臨決之際恐有冤抑故令三法司會審然恐強盜重囚不在其內且強盜既該決不待時又何監至秋後處決况以強盜不分贓之多寡罪之輕重俱監至秋後與衆囚一同會審比及會審之時十死七八存者監禁日久翻易原情能言者俱作矜疑情雖重而不决柔弱者俱作無詞情雖輕而行刑及夫處決之際囚犯既衆或至日晚更深人多不見甚非刑人于市與衆棄之之意且情犯有輕重故行刑有遲速今常若此則自此終無決不待時之強盜矣是強盜與鬬毆殺人者無異矣強盜有犯不時處決則餘賊知警是辟以止辟之意也蓋兵刑二事每每相須惡之小者以刑治之而有餘惡至于大雖兵加之無益矣

何喬新曰伏覩大明律凡四百六十條其間計贓科罪者律也律一定而不易以贓估鈔者例也所以輔律可隨時損益之但國初制律之時每銀一兩值鈔一貫今則值鈔八十貫是國初常人盜銀八十兩方得絞罪監守盜銀四十兩方得斬罪今常人盜銀一兩監守盜銀五錢卽坐絞斬罪名雖曰民俗澆漓恐人易犯故重以繩之然非祖宗制律之本意查得正統成化年間都御史陳智監察御史李志剛等各有論奏或欲照依國初估鈔常人盜銀八十兩方坐絞罪或欲照今時估常人盜銀一兩卽坐絞罪合而論之贓輕罪重者似過于刻贓重罪輕者似失于縱况陳智等擬奏時止估稱銀兩銅錢而貨物因之及其後估計貨物雖有定規一向遵行就中輕重失倫者亦多如綿被一件值銀不過七八錢乃估以百貫金兩值白銀不下五六兩止估以一百六十貫大車輛值銀不過十餘兩而以七十貫估之柴草一大車值銀五六錢而以一百貫估之其他估計失常者不可枚舉依此論罪刑罰豈能得中合無今後估計鈔貫銀每一兩銅錢每一千文各值鈔四十貫其餘

馬騾等畜并諸般貨物本部會同都察院大理寺從公斟酌估計務在合乎人情宜于時俗定擬停當通行內外問刑衙門遵依折錢擬罪庶幾得輕重之中而不失制律之意矣前件會議得錢估鈔照舊其餘貨物另行估計

葛守禮曰我國家稽古制律例爲刑其笞杖既有百十之數而大小杖又有圓徑分寸之等取其可以決膚而不欲其損也至于徒流各有等則亦不過苦之遠之而已若夫罪大惡極衆所公棄者乃入于死然不遽寘之法問以刑部評以大理朝審以多官及至臨刑又三覆而五奏若不得已而後加刑焉蓋兢兢乎視人命如此其重也如鞫審止宜隔別參對多方詳究自可得情即有決罰應用鞭朴今以爲不足示威乃不論罪犯輕重動用夾棍等刑剝皮碎骨慘不忍言有問一事未竟而已斃一二命到任甫期年而拷死數十人者輕視人命有若草菅乞勅下刑部移咨都察院轉行各處撫按官督同司府衙門加意戒諭各該有司不許設置夾棍等項慘刻刑具如有仍前濫用者即照非法用刑

事例問以降級爲民中間有故勘故禁故入平人致死者依律問以抵死本管監司若姑息縱容只知爲人惜官而不知爲民惜命者酷官別有舉發監司責有所分如此則上下知警有司不得肆爲刑殺而小民得以爲生矣再照守令所以敢于酷刑者不知律例之故也律有故勘故禁故入抵命之條例有非刑降級爲民之戒各官素未講讀是以任意冥行全無忌憚夫旣不以律自治而又安能治人查得大明律講讀律令條下百司官吏務要熟讀講明律意剖決事務每遇年終在內從都察院在外從分巡御史按察司官按治去處考校若不能講解律意者初犯罰俸錢一月再犯笞四十附過三犯于本衙門遞降敘用欽此則是于已仕各官皆令講明律意矣乞勑各該監司着實舉行其未仕如辦事進士各衙門堂官督令人各熟讀講明仍不時考校務使通曉其舉人監生待選于吏部者每遇考選摘取律文數條令其背錄本文解釋大義觀其通否分數以定銓選次第則凡在官者皆能通律例之人旣不敢以自犯而于民之觸犯者可以按律而治刑法淸而百姓服

貪殘斂而天下無寃抑矣

敖英曰或問我朝定律于情法何如予曰至矣哉我朝之律可謂情與法並行而不悖者也如十惡不原法也八議末減情也干名犯義者法也得相容隱者情也自首免罪者情也猶追贓證者法也罪有加者法也有減者情也有從重者法也有免科者情也凡法之所在而不姑息者義之盡也凡情之所在而必體悉者仁之至也此我朝所以忠厚垂統而社稷靈長終必賴之或問入仕途讀律當以何者為先予曰先讀自己之律若不能律己而遂律人難哉如出入人罪故禁故勘平人決罰不如法老幼不拷訊凌辱軍職之類皆治己之律宜書座右奉以周旋不然吾恐巨室或議其後矣不然吾恐當路或殿其課矣予餘水曹郎改刑曹大司空崔公命予曰子知用刑之法乎夫用刑之法有時也有節也因人也以時之辰巳以前因多枵腹不可刑之也日巳嚮晦萬類俱息人身血氣各有所歸亦不可刑之也以節言之人身血氣冲和受刑則變血本赤者變而紫焉血本溫者變而熱焉若先刑上體後刑

下體則血氣之變者奔注于腰臀脾跨之間其毒稍緩猶可支也若先刑下體後刑上體則血氣之變者衝貫于心肺之竅其毒不亦烈乎是以君子刑其一不刑其二以人言之彼孱弱之夫膏粱之子見刑而畏者也一經拷訊罔不招承能保其無枉乎強梁囂訟之徒其悖戾之氣足以玩刑也終日煆煉莫肯輸服豈可信其口中雌黃而直之乎凡此者皆當旁求密察以得其情不可專持乎刑也子其慎之

敖英曰天順初年于肅愍下詔獄問官以彈文有謀立外藩之詞鞫之肅愍曰親王非金符不可召金符藏在內府外庭不得預聞問官默然乃曲以謀危社稷煆煉成獄近時江東有縣尹欲黥妓女之面以息誨淫之風咨訪邑中長者長者曰曾伏覩祖訓有云子孫做皇帝不用黥刺剕劓閹割之刑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犯人凌遲全家處死縣尹乃悚然流汗事遂寢愚嘗聞此二事以爲學者貴博古通今况本朝令典尤所當知者漢人以練達朝章通達國體爲賢蓋爲此也

萬鏜疏曰近見本院問完囚犯有奏辨者都察院或改行巡按御史問

理臣愚竊謂本院乃臺官之長原問亦御史也審允又有南京大理寺也乃因犯人欲改行巡按而輒從之似非憲體所宜合無今後都察院將前項奏辨囚犯行本院與之詳鞫若問完再奏要調隔别衙門則行南京刑部以更聽之若該部問完又奏改調從都察院參詳果涉矜疑獄情重大方與奏行南京三法司會問其本無冤枉捏詞奏擾者不拘次數勿與准行或咨來本院詳審得實亦就立案以杜幸免之姦以省拘證之擾可也

王世貞曰法司上憯天威下媚政府以意爲師顛倒三尺或疏辭引二王而比以詐傳令旨或出題涉風諫而比子罵父或奉旨延遲而比以棄毀詔書或奏事欠實而比以衝突儀仗舞文弄法不可枚舉亦宜明旨禁革着之會典中永以爲戒

王世貞曰查得問刑條例內開南京詞訟干係地方者許內外守備官員受理其餘一應詞訟悉遵舊制越南京通政使司送法司問理去年臣至南京閱前此各衙門不問事情有無干涉事體應否接受但遇訴

造一概准理問罪納贖批詳發落即人命重情闘毆細事彼此願和滕朧聽了兩縣五城塡門積案而刑部大理寺反覺寂寥其故何也蓋訟者利于速結而聽訟者利于別貯而不知事體甚乖非祖宗建立法司之意臣愚欲乞申勑各衙門仰遵成憲愼守官箴將前此紛亂悉從禁革如有事關職掌應該受理審問明實律合有罪者一切參送法司不得徑自發落庶政體歸一民志亦定矣

傳頤曰夫條例者所以補律之未及屢經諸司參酌累朝刊定增損輕重悉合時宜大中至正垂是永範其爲法司問刑者亦云備矣但吏部等衙門俱有職掌條件或出于言官之建白或由于各部之題奏或因事立論著爲定式或奉旨傳諭載在令甲第中間錯綜無倫擬議未當有一事而予奪兩可有一事而寬刻懸殊其最大者如禮部之王府請乞兵部之軍職襲替欲予則援可予之條條盡從寬欲奪則比應奪之例乃獨過刻吏緣爲姦起打點之弊官因受誣蒙汙蔑之累臣愚以爲各部事件宜一倣問刑條例將前此奉有明旨及相沿舊規盡數查出

謄寫書册題請欽命大臣一員選委各部幷刑部素有才識博通典故郎中等官各一員圖局查議某件或該照舊某件或該更訂重複者删去未備者增入參考經制酌量情法務使一成不變萬世可行然後刊刻成書頒布中外與問刑條例並行俾人皆家喻戶曉卽有狡猾之徒無所容其姦僥倖之輩無所通其賄賂條完日一併纂入大明會典成一代之書垂百世之規再照問刑條例已極詳明但嘉靖二十九年以後亦有復奉欽依如刑部三十二年題准凡犯搶奪三次者不分革前革後俱比照竊盜三犯絞罪奏請定奪又如兵部三十三年題准職犯該眞犯死罪及饒死充軍不分與刑監故子孫俱不許承襲若係洪武永樂年間行事與刑監故當時相承襲過子孫照舊承襲二項俱未增入恐此類猶多相應幷令各官再加詳看庶政體畫一弊端盡革矣

于愼行曰刑名之說雖非王道所先然讞議刑名不通律法亦不可以從政先王之敎禮律並說出乎禮則入乎律故明習法令亦所以佐禮敎之不及也熙寧初設刑法科以試諸吏選人任子亦試以出官此亦

未爲無見而世以刑名少之過矣

往行

吳元年十二月詔大理寺卿周禎同省臺李善長劉基陶安定律令上諭善長等曰立法貴在簡易使人易曉若條緒繁多或一事而兩端可輕可重奸貪之吏得以夤緣爲奸則所以禁殘暴者反以賊良民也卿等宜盡心參究凡刑名條目逐一來上吾與卿等面議斟酌庶可以爲久遠之法又謂劉基章溢并禎曰紀綱法度爲治之本所以振綱紀明法度者則在卿等爾等執法上應天象少有偏曲則綱紀法度廢弛而民不得其安況或深文以爲能苛察以爲智若甯成郅都周興來俊臣之徒巧詆深文恣爲酷虐終亦不免若于公陰德子孫乃致貴顯天道昭然深可畏也

徐武寧王達率兵于吳江有一貧食者知武寧號令嚴肅凡軍人取民食皆斬之遂誣一軍人強食其麵意其賂己而免也興于帳下武寧雖知其誣力執其事剖腹視之果無有遂殺貧食者如彼軍人之刑

蕭廣之岐嘗取刑統入韻賦引律理為之解併為一集或問之曰二書本不可同日語先生胡為合而緝之答曰天下之道本一而為用則有二曰得與失而已出乎聖學必入乎刑統吾合二書將使觀者知所擇也

張廉字惟清咸寧人永樂癸卯鄉舉以才擢刑部照磨歷官蒲州知州薛文清公嘗使川蜀道過其州見其廉治落落無事惟問誦讀聲問之則曰課吏讀律使知畏法且不暇遊情耳若公者可謂能其職矣

陳僉憲祚為御史日戶部侍郎吳璽奏舉主事吳悅悅有過不得舉璽被劾鞫獄者因以私憾附致其罪悅亦不勝拷訊而死公嘆曰獄重事也法司故為深刻乃爾今災沴薦臻職此之由乞坐其人以變亂成法罪大理依阿宜并罪之奏可以犯在赦前幸皆不坐仍勑天下法司一遵律斷當以狥私深文為戒

鄒賢字恢才安福人弘治丙辰進士歷官福建僉事初授南京大理評事有勳貴子干法公怒杖之其人號曰獨不念我先人乎公曰吾以爾

爲不念先人也若能念之固善爾先人以法定國是而爾乃顛覆使其有鬼爾尚得食粟乎嘗疏陳六事其三事曰近見內外問刑衙門凡遇夲夫拘執姦夫姦婦而毆殺者比依罪人已就拘執而殺者處絞夫本夫之殺之者義也雖已拘執而擅殺之然其情亦可矜也合無今後比依無故入人家已就拘而擅殺至死者律庶幾情罪協中而刑可以爲勸矣部臣議是著于令

弘治□□鄒賢爲福建僉事應詔陳律例五事其二則時估鈔法之弊曰五刑贖罪各銅錢若干貫是國初兼以銅錢估貫而非專以鈔估貫明矣後來鈔輕而錢猶舊宜斟酌錢鈔輕重之中以估貫定罪今止因鈔輕而錢亦爲之紛更往時估鈔千文估八十貫矣往時監守盜錢千文止杖今盜錢五百文者遂得斬往時常人盜錢千文止杖七十今盜錢千文遂得絞罪矣何輕重懸隔若是耶夫法不在密而在適中今監守盜銀五錢亦斬常人盜銀一兩亦絞盜一百兩亦絞果刑當罪罪當刑乎此徒傷民命而不足以懼衆也乞會議將錢鈔相兼估貫庶不失

立法之本意皆不果行
孫方伯存幼從其父建寧公學于閩見建寧公與老吏論難律意率至夜分知讀律之難及仕又承其詳刑守官之教旣知諸大郡歷年久見世所刊律解附例多舛且新故弗別解亦繁蕪于是更取律之全文大書于前凡御製諸書若大明令大誥三篇及會典于律有互相發者特書次之欽准條例分類附書又次之諸家解註節取其要與正德新例法司見行諸比可備參考者皆細書分註爲三十卷題曰大明律讀法以上自爲序其略云大明律讀法者讀大明律法也律與經配讀經者必窮之六經以通其理必考之傳註以疏其義必驗之諸史以論其世讀律于御製諸書猶六經也解疏諸家猶傳也諸條例猶吏也庸可以不知乎其書雖未公行至今司刑者稱以爲便
席公書以編修預修孝廟實錄進呈時逆瑾煽禍流毒搢紳抗節不爲屈瑾深銜之遂調刑部四川司主事復任後即與僚友會律講解條例讞獄必求情眞罪當而後已大司寇劉公稱公曰先生客居于此亦肯

留心力學足占他日廟堂材也

陳少司寇璋初爲比部司寇藁城張公子麟精法律璋曰士而不讀書謂之廢學官而不讀律謂之曠官況生死人乎乃研求法意至忘寢食律有疑難親爲註解遂以法家名

顧司寇應祥爲刑部尚書日覽刑書輒推案嘆曰律未盡而定之以例凡以平法防濫云爾如以意爲獄是三尺安在哉乃屬郎精經術法律者吳君維嶽陸君隱更定上請永著爲例

丁鏊字器之號雲心滁州人正德戊辰進士歷官貴州按察使計偕日嘗卒業太學歷事刑部留心律例諸生或曰如子學養子而嫁抑將備大人之事乎公曰書言典常作之師是祖宗創述精意一代法程也今日歷事乎非昔國學諸生也

楊文襄公一清字介夫少年讀中秘書才器恢廓鄉先達司馬余肅敏公夙重之歸老之日獨持大明律與公別曰介夫當相天下爲我熟此以助他日謀斷

執法

前言

薛文清曰法者天之討也或重或輕一付之無心可也或治奸頑而務爲寬縱暴其小慈欲使人感己之惠其慢天討也甚矣又曰情可矜雖從寬典又當使人不知其寬又曰世有賣法以求賄者此誠何心哉夫法所以治奸頑也奸頑有犯執法以治之則良善者獲伸矣若納賄而縱釋奸頑則良善之冤抑何自而伸哉使良善之冤抑不伸是不惟不能治奸頑而又所以長奸頑者也據高位載顯名秉三尺者忍爲此態乎

李夢陽疏曰法令之弛臣以爲外與玩爲之也夫外莫大于縱罪玩莫大于長姦舜爲天子其父瞽瞍殺人孟子以爲士師執之爲舜者但宜竊負而逃蓋法者天下之公受之祖宗也掌于士師士師不得而專也出于天子天子不得而私也是故士師可以執天子之父爲舜者不可私其親曩者犯人王禮擅搶夷僧貨物損辱國體傳笑外邦獄案已具

法所不赦也陛下何從而赦之也以爲無罪則固已追償其貨殖矣以爲有罪未聞有罪而赦之者也有罪而赦之是縱罪也縱罪則長姦長姦則政舛政舛則民頑民頑則令慢而法弛此古之所大忌而今之所甚忽也夫法莫大于不忽刑莫大于不私何則刑乃天討也公天道也王者不私其親故罰一人而千萬人懼諺曰勿謂尺五後可補臣故以王禮之赦爲弛法令之漸

林公俊曰嘉靖元年十月管牛房尙膳監左少監賈全奉御王太安郭文王川長隨段仲張仲堂姜輔閻川內使任信等侵盜喂養牛隻料荳三十九石倉官徐鈞失于覺察該本部浙江司問擬賈全等俱雜犯斬罪徐鈞減等杖罪具奏送審奉聖旨是賈全送司禮監奏請發落徐鈞等送大理寺審了來說欽此看得刑部大理寺皆古刑官虞謂之士師周謂之司寇我太祖愼重刑獄鞫于刑部而讞于大理寺然後告成于天子而聽之此成法也近者內侍有犯多付司禮監似無刑部也今付刑部又卽付司禮監又似無大理寺也竊意終非祖宗成法伏望聖明

將賈全等仍同徐鈞等送大理寺審録然後付之司禮監庶幾成法具存爲聖子神孫萬世不易之定守臣等不勝願幸

曹懷曰我朝設官分職各有司存聯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以聽常刑今之三法司是也假鎮撫司以聽禁獄古之掖庭是也事下鎮撫司者必送法司擬罪乃祖宗至公至平之法即刑人于市與衆共之者也使奪法司之獄而下鎮撫必奸佞之徒快私憤復睚眦頤指氣使以養成禍階豈聖主所以壽命脈之源培根本之道哉信若是則五刑之用任一鎮撫足矣殆恐法司爲空庭法官爲冗員豈古所謂士聽之公聽之而後王審之者耶如皐陶之所掌呂侯之所訓鄭僑之所鑄蕭何之所定以一鎮撫而能議擬邪是則倒持太阿之柄以授之刑政舛錯孰大于是邪

往行

李奈字時珍蒙陰人宣德丁未進士歷官陝西右參議嘗爲監察御史務持風裁糾舉不避權要南京守臣不法公率同列論之爲之少戢尤

惡貪暴有王御史者嘗納賄公按之或曰彼同僚也盍少假公曰御史爲朝廷執法不敢以私親廢況同僚也工部王員外尤黷貨每以賂免至是爲人所訐公卒按如法刑部徐郎中素刻深有法不當死者而杖殺其母子二人逮赴鞫治徐與公有舊冀得寬假竟以酷刑坐罷由是有鐵板李御史之號蘇豪民擊人碎其首而死公鞫之衆皆證非枉豪以屍無傷弗承公厲聲曰爾殺人而陰易其骨將誰欺耶豪色動一訊而伏乃知彼賂守屍者以他易之也衆驚爲神

彭公時字純道安福人正統戊辰狀元及第歷官文淵閣大學士諡文憲公當國日太監劉永誠以軍功謀封伯時引成憲沮之或言宋童貫尚封王伯何足惜時折之曰童貫封王在徽宗末年此何等時耶遂不果封

王公文在英廟時嘗爲都御史南畿富民固山周家豪橫以私憤殺人御史按之以法周乞請大同納粟三十萬以贖死時大同有事用兵倉廩告乏司錢穀者謀集廷臣議詔可其奏會議間衆未發言先生正色

曰祖宗律殺人者償命貪贓者籍沒奈何貪富民三十萬要廢祖宗法乎衆莫敢異卒坐以法景泰初與陳鎰同事一揖之外未嘗交談諸御史仰其風采若神明

樊英字世傑號默庵府軍前衛人景泰甲戌進士歷官左參政嘗爲御史巡南城有張剛者橫鄉邑怙權臣門達以自庇鄰寡婦富而無子剛謀奪其業訟之官官莫敢直達以屬公公不聽竟繩以法達怒囑剛誣告諸不法事逮入詔獄達適典獄因文成之坐除名罷歸成化乙酉憲宗皇帝即祚諫官論達罪惡因白所誣數人達既誅死公復爲御史

何司寇喬新在刑部拒絕請託凡大小之獄一以律法從事或脅以禍福皆不顧錦衣衛官校出入逮捕但齎駕帖到臺皆不與聞先生言舊制提取囚犯必給精微批所至比號乃行則矯詐無所託駕帖不必比號則眞僞無由辨乞給批便

林司寇俊在刑部日內侍某寵擅一時其私人某犯法御史并劾某事下刑部覆緣內降取付詔獄公執奏不遣有旨仍付詔獄公言奉詔則

廢法守法則違詔臣寧違詔不敢廢法上尋悟不深究公立朝敕正甚多而此舉士論大快之

楊中丞繼宗知嘉興府土豪張某縱惡害民盜賊多窩聚而歸其家益饒裕且交結權要府縣相視以目莫敢發一言公下車時張某劫桐鄉起解官絹公廉之得實縛而寘之法會當道行郡張厚賂之召公諭以張無原告爲辭公曰知府朝廷之民牧也而張所盜者官絹何原告爲若欲原告請以朝廷爲失主楊某爲原告當道語塞慚愧夜半馳去張竟以罪死于獄人咸快之又張昇者父子兄弟號爲四凶結黨害人事發則以賂免公詔語之曰汝輩爲惡日久若能改過不汝咎後犯又賂臬司欲脫之公乃不從父子俱寘極刑民歌曰虎死除害其樂何如烏府受賂黃堂不輸擢爲浙江按察使至浙即榜示曰訪得鎮守府三察院布按二司及分守巡道書手某某等舞法害人自本職到任之後許令自新否則問遣如法越數日尚有倚戀鎮守府者公往縛之曰此輩但知利己不知壞上人名節我當悉爲掃除之鎮守亦聽公執法莫

如公何

黃僉憲仲昭爲大理評事日有數人同爲強盜不得他財物惟得一婦人去相與汙辱之後竟鬻之論者坐惡一人大辟餘以未得財從末減公謂人與財孰重既得其家一婦人且辱之且鬻之謂未得財可乎亦不許

韓紹宗字裕後朝邑人□□□□進士歷官福建副使嘗爲刑部郎中有都指揮王章者守備眞定蓋橫甚虎而冠者也巡按御史柯忠劾奏章章亦誣奏御史郎中往勘而章恃其有內倖出喝道上執賓主之禮郎中怒鞭之道上三十遂按其罪免官當是時眞定知府者亦有內倖而入謁甚倨郎中微持其陰事乃復長跪謝無狀死罪幸使君寬之不可竟奏抵于法太監石岩者鎮守大同而都御史許進爲巡撫惡之兩家相訐奏下給事中御史以爲亦宜微入許公以塞口郎中曰天乎乃有枉人罪而避己禍者固不肯獄成岩深疾之舍給事中御史不奏奏郎中言郎中黨都御史罪于是天子震怒逮繫郎中黨而遣他往勘則

許公左遷矣郎中竟不罪當是時安遠侯者好結客客與遊者皆貴近用事有氣力者侯某與都御史某者不相中具奏下郎中按問而侯贓以鉅萬身所殺傷數十人奏請抵法天子不可如是者三而是時彭公韶爲尚書曰郎中力窮矣乃自具奏然不竟罪侯者諸客之力其後京師有一僧善太監梁昉而稱曰門僧一日某伯者出而僧正衝其前導撻僧僧倚梁昉奏伯繫獄而自從昉匿不出也郎中追出之抵罰而京師爲之語曰伯繫獄僧入窟掘逃僧韓郎中時又有亂義男婦者問死冢宰三原王公疑其大重以問主者不能對郎中前對曰義男犯其父與生男同科冢宰曰然則亂義男婦者獨奈何不死也冢宰雖知郎中乃愈益重之及爲福建按察副使既至而都御史左遷者魏參政子撻人市中適過見之怒攝參政子魏參政懼暮夜令其子亡匿歸未幾而鎮守陳太監者其舍人奪屠者肉市中捕獲一人而諸舍人者走匿不可得吏捕之急太監怒呼諸舍人者出數之此新韓副使也若等不聞之邪且若等如何魏參政子遂送抵罪而後又有鎮守鄧太監太監

者無故笞一吏死吏舍人訴之按察使御史按察使御史不問至副使
副使問而太監者盛具接殷勤之歡窺伺副使副使以困鄧既出召衛
指揮副使而以他事則笞于死吏則或笞或不笞而笑曰往時太監笞
吏死者行杖人皆若衛卒其急捕之來不即勿復見我及捕至且治而
爲太監謀者令行杖人赴訴御史言未嘗笞吏死又令太監多予吏舍
人者金而教言吏實病死非受笞死于是御史下按察使而太監遂無
事然終以此嗛副使也其後副使代管海道捕海寇急而寇王某者覘
知此踪漫爲書與捕者因誤爲太監而云韓副使受我金生我矣太監
得書即以此奏副使是時都察院戴公珊爲都御史知副使而署奏聞
上竟亦無事知州白某者尚書之弟而受賄事覺人多不敢問問罷之
又通判湯珍者嘗爲吏部其人辨有口而與知縣高遷相訐奏詞連巡
按淸軍諸御史布按二司官而勘事者給事中郎中至而獄久不決而
决于副使而湯珍高遷皆免官
李興字伯起嵩縣人成化十一年進士初授知縣爲御史及按陝西大

振風紀所至姦盜併息是時參將郭鏞怙勢違法諸司皆畏之間有刼奏者鏞即令人刼于道并其奏章奪之輿乃密疏罪狀請按誅之上俞其奏輿捕之戮于市百姓稱快又儀賓樊某者嘗毆父父愬之官莫敢有理者輿廉之以計縛至階下杖死其他鋤強勘暴皆類此布政韓某素與輿不合及轉都御史即擿關中因郭樊二氏子愬遂奏輿逮至京師坐以重辟吏部尚書王恕乃上疏論救其略曰邇者御史輿巡按陝西克盡憲職所至秋毫無犯其有益于地方多矣今之所傷雖有數人蓋欲懲治奸頑初非有意挾私法當擬徒今若處之以死臣恐天下後世以爲陛下用刑任情弗以法豈不有累至仁至明之德耶且天下貪官污吏強軍豪民所忌憚者惟御史耳今若此是使御史垂首喪氣而貪污豪強無所忌憚欲小民獲安四方晏然難矣疏入上薄其罪謫戍嶺表而輿名益震會赦歸所著有西巡奏議蒿南野錄若干卷子尚當父輿被誣論死三上章乞代及輿謫戍賓州遂從行弘治十一年尚由賓州學生中鄉試

楊守隨字維貞鄞縣人成化丙戌進士初授御史歷官工部尚書掌大理寺事與從兄吏部侍郎守陳從弟南京吏部侍郎守阯相砥礪雅有士望居官剛直建白甚多遇事無所顧忌爲御史嘗按贓吏李孜省罪及孜省以左道得進遂調南京爲府尹時嘗按太監蔣琮罪爲所中遂調廣西爲大理時嘗偕三法司讞太監張瑜獄抗衆杖之必欲盡法與內意忤遂致仕未行復爲劉瑾所構繫獄凡八年罰粟凡千石守隨素清愼家至屢空而其心裕如也

孫寺丞珂爲南京大理寺丞時南京科道横甚御史所訊囚至大理不敢平反習以爲常君至據法平允一毫無所假借會大理屬有張評事箠屬吏摭其非法事君送刑部鞫之御史乃劾君與張俱調外任君出知潞州莅任未久鄉人孫達者爲藩府教授干以事不從構怨于巡按御史御史不直之幷訐御史與君俱謫戍宣府君在宣府會羅織之風起有誣君與其同謫者有異謀將藉爲功希進用朝命中貴勘之事得白特旨賜歸田里

張憲副昺嘗爲四川僉事有都指揮使陳某富而無子惟壻一人嘗撥
一處子匿于家事覺墜之河以絕蹤死者之父訴于巡按御史且請必
屬公治之御史曰是理鹽法不得與獄訟其人曰陳都司家黃金至十
餘鉅萬非張憲僉孰能不爲利啗洗小民寃邪乃移公按問一訊得情
而御史卒通厚賄撓公數四不得則別委官推之竟移其壻之僕云
劉司寇纓嘗巡按廣東指揮倪鳳亦以捕盜椎剽海上忮害尤甚顧陰
狡多養死士自衛急之恐變乃以計擒得之竟致之法鎮守中官上言
各堡俘獲幼男寄養軍士宜從宮刑給內用而實無其人比詔取之則
旋買良人子腐以充數腐且二百人斃者十五所須尚千人方買之海
南公聞急渡海抵瓊崖諸屬覈實馳還則所司部五百人方艤舟德慶
公亟下守巡官驗非俘獲即日散遣于是其家人感恩咸謂曰劉公實
生汝汝後有嗣宜以劉姓姓之癸丑還朝十月再滿考晉掌本道事時
外戚驕蹇結連中官用事縱橫亂政公率同官上疏極言侵中官中
官故激怒上逮繫詔獄禍且不測卒賴上仁明笞而不問

楊澤宗字□淵號紫泉新城人成化丁未進士初授刑部主事歷戶部尚書正德改元轉南京大理寺丞始至即視篆適魏國公僕犯謀殺人罪有欲高下其手者公鞫得實竟寘于法丁卯改北大理轉左丞進少卿于時逆瑾掌內廠專事羅織其參送諸獄每乖正法公堅執不少阿廣寧伯義男爲其叔毆死瑾坐抵命公曰縱使親姪孫法且不死矧義男乎不從乃捃摭他事罰出穀五百石然輿論惟公是直也

吳文定公寬爲禮部尚書威寧伯王越罷黜居久弘治間恃所親當國覬覦復用自陳有功于國以冀見廢欲乞復爵疏既入下吏兵二部會多官議衆畏縮不出一語文定獨曰若論威寧之功在先皇之時已嘗論革今乞復爵當考自後有功如念先功而復爵是令改先皇令也無得奏請事遂寢

顏頤壽字天和號梅田巴陵人弘治庚戌進士初授河南寶豐知縣歷官刑部尚書公在部日山西妖賊李福達事洩屬公鞫治福達首亂者也捕急知不可逃乃懷重貲走都下陰結貴倖爲救援地先易名李五

復易張寅公鞫狀甚悉援謀叛律議處死奏請裁奪上不可重忤上意其執如前復懇疏曰陛下知徐溝之張寅爲無干未知其先洛川之李五臺縣之李福達也又曰臣不自執特誤陛下失之輕縱異時人心搖動復如洛川臣卽死莫逃欺罔之罪會廷臣間承風指妖賊竟以疑罪得逃乃下公獄奪職閑住公卽爭之不得法泥不行其志明矣公旣得還闔門謝客絕跡公庭日唯哦詩讀書或課耕桑子姪每集輒諭之曰奉公守法毋辱門祚至願也富貴奚羨耶

胡瓚字伯琦號紫山永年人弘治癸丑進士歷官南京工部尚書嘗爲大理少卿署丞事胡公世寧初在江西疏逆濠異志逮繫獄倖奪脅刑官必坐以誣告親王罪至死公曰濠謀賴世寧以發而置之極刑何以服天下遂與輕比議上留中衆謂不測不爲動後世寧竟得戍遼東公等但奪之俸丙子陞都察院左僉

聞淵字靜中號石塘鄞縣人弘治乙丑進士初授禮部主事歷官吏部尚書謚莊簡嘗爲刑部主事公肄治法家言文無害尚書鄂陵劉公在

部大奇之會部中失囚公與同舍郎當坐時同鄉居襄會起爲中執法
獨急公陰使人召公曰君來吾力猶能爲君地不然彼且齮齕君矣公
謝曰罪在臣何敢抵卿大夫撓天子法即無罪彼其如我何卒不往同
舍郎蒲伏謁逆瑾公委蛇自如瑾曰聞郎貌似夫子及瑾逆節著對簿
大廷中瑾詞不服公操筆具獄數瑾曰瑾僞造符璽私蓄甲兵人臣無
將當大逆瑾語塞遂伏誅
張璉字□□耀州人弘治壬戌進士初授行人歷官戶部侍郎璉不畏
強禦巡按湖廣有貴臣子橫于鄉守臣不敢問璉奏論如法武廟駐蹕
原有儀賓坐殺人獄者賂江彬丐免矯詔赦之璉曰天顏咫尺矯臣不
親奉詔旨孰敢信儀賓竟不免人以是多之
周司寇期雍正德乙亥爲左都御史時詔書一款累年充軍人犯除人
命免死竊盜三犯及嚇詐財物指稱打點者不赦外其餘原問衙門查
奏定奪悉與宥免巡按福建御史某等審錄將匿名文書告言人罪惡
極罪大比之嚇詐指稱打點者殊爲有間豈容寬釋題奉諭旨頒示天

下尋陞刑部尚書公作期無軒自儆有責倖扈從者以湖廣布政徐乾按察使吳允祿遺路事假法文奸欲寘重典公不可曰殺人以媚人吾弗爲也徐吳竟止免官

梁景行字宗烈廣東順德縣人□□□□□吳廷𥳑舉知順德遇景行以国士至都御史侍郎南京工部則薦景行京朝官及郡太守兩疏不報巡撫應天乃以郡丞薦之而兩廣巡撫張鼎亦薦可侍從風憲詔有司勸駕竟從廷舉後疏補鎮江府同知至則相國楊廷和假子殺人論死楊一清時寓鎮江爲請降一等之罪不聽

陸杰字元望號石涇平湖人正德甲戌進士歷官工部侍郎贈尚書嘉靖甲午嘗爲江西按察副使擢江西按察使公晏畢卽行下獄見重囚多脫械曰往者越獄之變非坐此耶重責守者而獄禁始嚴

霍文敏公韜署吏部日錦衣吏恃衛官主邏緝能羅織人故獷肆無忌有事則衛官力庇之人莫誰何有吏酗酒毆辱進士羣黨助之訴之臺憲置不問乃訴之公公命人執吏送刑曹問如律羣黨棄役逋匿公悉

除其名移原籍究之人心痛快衛官斂手
戴大中丞鰲嘗爲江西按察使有閹豎殺人匿宗室家吏不敢問公即收捕付獄聞者悚息有巨商持宰相書來告逋欠者輒焚書杖而遣之曰爲朝廷監司寧爲賈豎責券耶有一知縣受賕殺人巡按御史知其與權貴有連特爲釋之且言進士可惜曰一方之民橫遭荼毒獨不足惜耶必正法乃已
嬖人錢寧雲南臨安人太監錢能鎮守雲南收爲家人年十五六性機警雲南衛指揮盧和充錢能門下頭目和善相一見寧謂將來必大貴顯私結無不至者諸服用俱出于和寧拜和爲義父從和陞金齒參將挾仇勘四平人死以火燬其尸又強奪生員妻事發問斬罪既錢能竊柄乃爲和奏辯下鎮巡會勘和得脫刑具散居都司直房正德十一年審錄官至陰囑出和之死且令奏事承差楊金齎書于院時唐冢宰龍巡按雲南堂裂而還之曰和詐爲耳審錄果欲末減和范巡撫沐總兵吏鎮守聞之愕然三司杭東卿朱小八之輩曰有巡按在無憂也審錄官

語龍曰盧和事皆無尸當末減龍折之曰四人無尸蓋和鍛之以滅其跡耳若得末減則天下酷吏紛然鍛人之尸矣吾實不能今日末減之雖富貴立至恐人云狗錢寧之意繫盧和之獄其將謂何審錄官氣沮龍喝皂隸聾將和洩階下加刑具允以常刑送按察司獄撫總諸公聾亟稱曰中流砥柱然自此寢不帖席矣至鳳朝明事又危矣朝明被奏訐不得襲令惡從劉宣董溥載金寶于京師厚賂錢寧不啻二十萬寧以言脅總兵鎮守又寄語巡撫曰但了武定事便請往總兵部朝明又賂賄諸勘官文案具矣龍至巡撫首以此會龍不可駁還其封客有爲朝明說者游揚其辭卒乃曰道長眞難得鳳家持萬金伺半年竟無門可入龍正色曰即十萬直一芥耳斯言何爲至于我其人慚而去朝明哀求于寧寧令劉宣董溥集雲南人在京者昌爲通把騰詞舉保內批襲知府實寧詐爲之也部檄下行按察司時沈仁夫爲按察使查照上官眞犯死罪事例將朝明拘繫仁夫眞丈夫也龍備鳳氏及朝明罪惡與不當襲狀執奏于朝雲南諸司與軍民人人危之蘇天秀爲驗封郎

以大義奏覆詞氣凛然今猶可想見得旨朝明仍降士舍一方之刑戚
正矣楊侍御用之雲南刷卷回武功與康德涵太史道其事德涵性剛
直歎賞不已龍督學事陝西會德涵詢曰郤美揮萬金吾子也夫龍謝
不敢尋爲題兩疏後以相遺兩疏蓋指兩事實鳳朝明一疏盧和事得
徑□未嘗有疏云
王鳳靈字應時□□人正德丁丑進士歷官陝西提學副使初授刑部
主事時有宦官張銳都督錢安等罪當死詔減戍且許贖金諸法吏咸
愕然鳳靈獨疏論之其略曰此等非逆瑾牙爪則錢寧羽翼非交通宸
濠則結好江彬蓋必誅之賊也今以賄囑轉移聖慮臣恐奸雄伺釁皆
將謂私交可無誅亂政可不殺而獄可賄囑肆無忌憚天下之毒何可
勝言疏奏竟如法司議給事中陳洸者有顯狀世廟以議禮故庇之鳳
靈疏言曰議禮者自議禮犯罪者自犯罪何得援此以掩彼也臣聞先
朝開國靖難及諸迎立元勳豈無寵利動觸刑章即如議禮諸臣深繫
聖心而或處極盈之會犯不韙之科陛下亦將與衆棄之而不得私如

洸之罪又奚持不決之疑諸曹咸爲之悚然謂公言直如議禮諸大臣何鳳靈毅然弗顧自是無敢復庇洸者其練達守法類如此

鄭端簡公曉爲刑部尚書刑部與錦衣獄相通近錦衣獄多羅織不麗法比公論奏之而因言五城御史受刑非制請自今已之便時張翀董傳策吳時來以忤時宰錮郭希顏以諫立儲錮提督憲臣王忬阮鶚以誤軍機錮又留都兵變殺侍郎王懋觀王眞通倭釀亂既然就擒此數事皆當時大獄公與分宜議皆不合蓋公意在曲全諸臣分宜則欲殺之分宜欲寬假王眞及亂卒公意則欲殺之彼此互折至以他禍相恐不顧也會御史鄭存仁揣分宜指以職掌奏公欲激怒主上公素閑于職掌具疏述故事甚悉分宜不能奪乃從中構之竟落職

馮司寇岳爲南京刑部尚書祖宗舊制刑部理畿內刑獄詞訟具載會典迨後十三道多所侵越公具疏以請諸御史心懐憤憤然無可指摘乃以嘗爲山東按察副使會審錄有囚年十四時與惡少遊憚祖母過于防閑遂與惡少殺之或憐其年尚幼欲從末減公曰張忠定見嬰掌

父尚殺之況囚年十四乎卒入之

吳大司寇百朋爲御史日嘗劾奏邊師某縱所部軍媚虜請亟誅之風示列鎮又發比曹郎某贖貨狀中外廪廪先是路御史楷承相嵩指屬總督順搆殺沈光祿鍊己事暴論治如律至是當廷議柄臣欲陰爲楷地繆爲順實首惡業論死猶坐楷耶公取獄牘指楷筆示曰獄故無鍊名有之自楷始楷故罪首第磔順何以謝天下已又欲宥諸方士公曰此遺詔意也即欲勿罪宜何辭柄臣語塞乃止時且起大獄將盡搆諸異己者公又力爭不可于是陰結中貴人稱詔考察諸諫官計中公而興化內江交難之無以奪乃出公參政陝西及爲大司寇會溽暑當慮囚公實職主筆時中貴人張傳上意欲宥重辟者三十餘人公乃據法爭之力第當道尙書某以爲不可上竟從公議事竣遣中使持上尊餼羊勞公

呂憲副𤺺在四川日內閣楊公廷和姪舉人楊愷倚勢殺人𤺺按其大罪十數事抵于法楊以書請貸其死竟弗從

嘉靖二年內官監太監崔文家人李陽鳳等抵工部匠頭宋鈺求賄不獲因以他事嗾文杖鈺幾死事在法司問未結文爲陽鳳訴冤得旨改令鎭撫司訊理尙書林俊等執奏以爲祖宗朝以刑獄付之法司罪無大小皆聽平決自劉瑾錢寧用事專任鎭撫司爲之爪牙政出多門盜賊滋起此陛下所親見更化善治正在今日不宜復以小事謟法傷平明之治上不納明日又奏上怒其煩瀆責令對狀俊曰昔唐德宗相裴延齡陽城欲取白麻壞之唐文宗赦左藏盜吏狄兼謨繳還詞頭自古忠臣愛君大抵如是夫太監崔文乃先朝之漏奸而左道之作俑也蕩搖主心排軋言路在法已不容誅玆復飾詞巧辨脅奪見囚謂法司爲無人謂祖宗成憲爲不足守臣受國厚恩誠不忍見朝廷百五十年紀綱一旦遂爲此輩紛亂人愚言突不敢愛死上頗優容之已而都御史金獻民六科都給事中劉濟等十三道御史王鈞等工科給事中余瓚等五城巡視御史初杲等交章論諫章凡十有四署名者八十人疏皆付之所司

陳洪濛字元卿號抑庵錢塘人嘉靖辛丑進士歷官右副都御史嘗守彰德郡中故多宗室恣橫公一以法繩之時鄭王好文學譔四箴規時政屬庶人佔善衷誣王上怒甚遣親信大臣執訊公爲達其狀衆危公公曰吾守三尺耳奈何令上有蔽讒間戕骨肉名獄上止錮王終身趙將軍厚煬盜劫人奮奸人女死擒殄其黨趙宗爲安時伊王恣橫不道都御史疏其罪于朝遣使驗問不服乃廣賂求緩會上更遣少司寇趙公覆按乃疏公名與俱上允之曰是嘗按鄭藩者耶公聞命卽乘傳往盡得王諸不法事辭具服國除幽之鳳陽公兩平亭宗正事皆當旨而以晉藩按洛尤異數云

范太守檟守淮安英敏善斷決不畏強禦摘奸雪滯通于神明鄉宦某者淫暴擅殺大爲鄉里之患海夷之亂築郛絕衢道自固府判出經其郛閉勿令過判還以訴公公怒命墜焉無何其徒殺邳州王剩以賊級報驗得之遂以兵圍其第縶徒三百餘人併發其所爲諸奸利事訊之皆款伏某知不可解而恨公切骨陰謀刺公公偵知之不得發則賂于

朝得復起脫身亟行赴官會爲臺糾奉詔逮問而歸獄詞于四郡公焚
香誓神引四七百鞫之得實以報某竟瘐死
商廷試字汝明號明洲會稽人嘉靖辛丑進士歷官陜西行太僕卿嘗
爲刑部主事時有盜竊西內齋壇物諸率被逮而巨璫守壇者得倖脫
公白于尚書曰盜入禁地典守者烏得無罪巨璫怵以利害公弗顧竟
置于法及爲刑部郎中歲庚戌虜入闕下肅皇帝怒本兵緩援師戮之
西市幷下職方郎于獄公當按之時相分宜與郎有連密遣所親屬公
公正色曰尚書且坐視死矣郎烏得免吾寧忤法執政不敢數三尺以
忤上與俱死持之益堅分宜大銜之百計搆公不得則姑詘公資出爲
黃州守
張憲副士隆爲御史日有張順者京大猾也隨中官守雲南歐門子死
潛回京避之雲南守臣移文逮之甚急乃出以二隸押送至桃源重貨
二隸竊取淮上丐者斃之二隸告順死勘實給文歸已三年矣士隆閱
案疑之密廉之數月果得順坐殺二人罪士民大悅時錢寧大有寵賜

姓朱而廖鵬附之初鵬以中官廖堂爲兄鎮守河南鵬凶殘積金如山旣敗又以鑾爲兄鎮守陝西而其子鎧用事鵬復謀入錦衣理事傾財結納自師保元臣相與接席酣飲或至旦士隆率諸僚疏其罪且曰堂來鑾往兄甫罷而弟嗣任鵬内鎧外父制中而子擅利鵬毒河南以起内盜鎧毒陝西必召外虜朝廷豈無他才專用一族兩省亦有何罪曰受百害耶鵬寧大恨罷職御史薛鳳鳴殺人爲巨盜被逮又夜自殺二婢子置朝門外懷牒訴寃鳳鳴素事逆瑾至富又凶愎甚當案者即遯去累年不決都御史彭澤以獄付士隆及許御史完掠治取服鳳鳴知事急貨錢寧以其妻女往要之寧受鳳鳴愬爲上奏乃下士隆及完獄七閱月士隆謫晉州判完謫定州頃之士隆復御史所司忌士隆才擬遷知府太宰石瑤曰凡居官者悉以資深超用而謫者罷者猶以淺資拘常調是佞者常伸而忠者常屈也何以勸善乃得漢中兵備副使

王愛字體仁號一山秀水人嘉靖乙未進士歷官刑部主事嘗曰高皇帝律令即堯舜欽恤心法是吾學所爲致用也有二儒士籍相袁公庇

譁禁中逮治比部先生執法不貸時袁公貴倨甚人謂宜往謝先生曰
法如是何謝爲袁公怒曰王郎嶽嶽欲折相君角耶先生弗顧然自是
倦遊有嘉遁意尋以還棊得請歸逡巡未上丁卯穆皇帝即位考察京
朝官猶以前太宰同里故署不及晉江黃司寇力爭之不得因嘆謂曹
郎曰吾方謂王主事持法太過奈何言不及哉先生聞報了不介意亦
絕口不自明